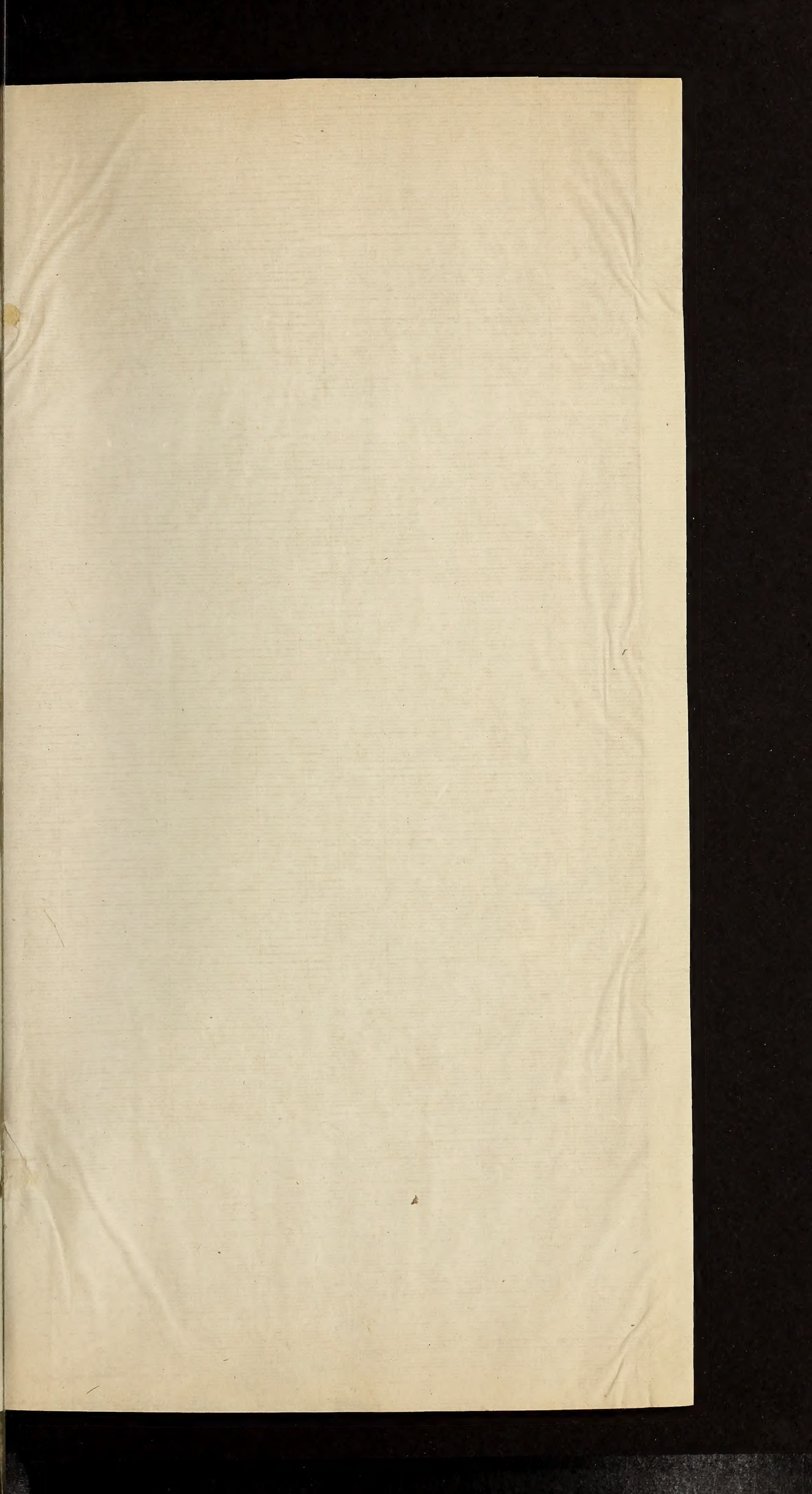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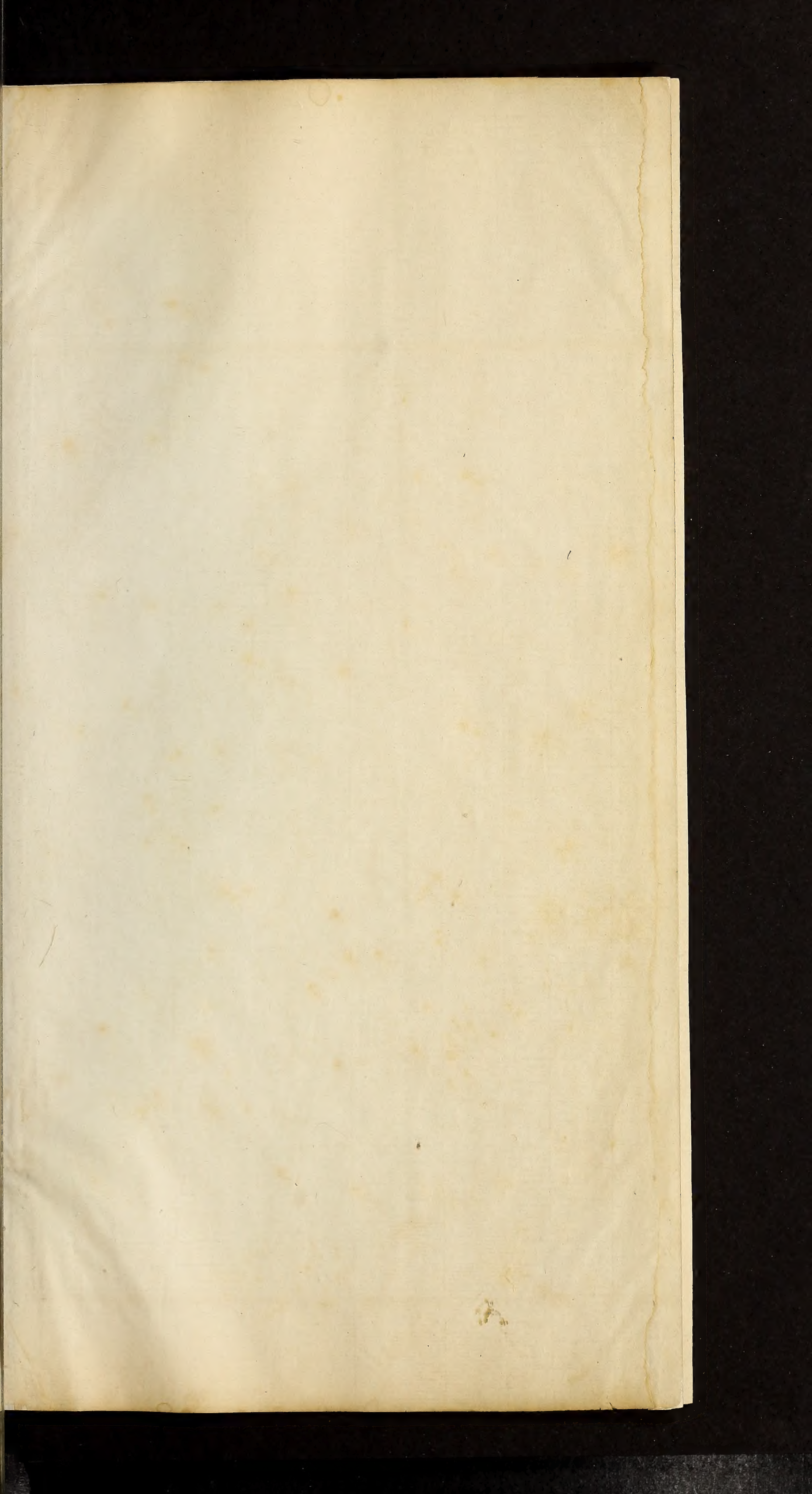






雜記敘

有以篇自傳矣曷為記曰事自錯見而不相屬者不能篇也人有道雜而未之詳者不能傳也於是乎記以存之記之例不一或簡或繁或

俗或雅或信或怪類不類
而雜之故曰襍也由詳而擇
由擇而精以俟後之君子或
曰記云雜矣分上下何為曰
書之所聞今之所見論世者
不可以量別爾雜而不敍

予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雜記上目次

廬江王正茂纂著　受業太谷杜昌炎
陽城李　誥　仝訂

山西通志臨虞今古分合辨

節錄周景柱蒲州府志

地表三條　沿革四條　山川四條

古蹟四條　風俗一條　兵衛一條

宦績三條　孝友六人　貞節九十人

寓賢一人　事紀四條　志餘二條

節録荆養喬舊志

山川三條　古蹟一條　人物六人

貞節二人

節録王恭先舊志

沿革三條　星野二條　形勝二條

屯營一條　田賦一條　古蹟一條

災祥全録　藝文六條　建置一條

貞節九人

雜記上

山西通志臨虞今古分合辨

虞鄉在唐虞夏商皆屬畿內春秋屬觧梁奄有桑泉等地戰國屬魏漢置觧縣屬河東郡魏正始晉太康皆名觧以司州領之後魏太和元年曰安定西魏大統十一年改分南解北解南解有桑泉城(見魏書註)又改綏化又曰虞鄉有石錐山百梯山百徑山(見隋書註)北解有張揚城(見魏書註)尋廢隋開皇十六年置桑泉有三崑山(見隋書註)北面併今猗氏之半又別置虞州兼得今安

邑地有鹽池銀冶至大業初州廢見隋書註又改南解爲虞鄉義寧元年虞鄉屬安邑郡唐武德元年更虞鄉爲解縣屬虞州而於解西五十里别置虞鄉縣即元廢縣後之虞鄉鎮也三年析桑泉置温泉縣九年省入桑泉貞觀十七年廢虞州省解入虞鄉有鹽池女鹽池紫泉監三十二年復以地入解天授二年復析解縣置虞鄉北十五里有涑水渠渠即貞觀十七年刺史薛萬徹開自聞喜引入下臨晉者也見唐書註五代至宋金惟周世宗二年於河北復置虞州餘皆名虞鄉元世祖至

元二年乃省虞鄉入臨晉按虞鄉名始於西魏見隋書註
屬虞州者前後止數十年而漢後隋前皆屬河東唐
罷郡為州屬蒲州宋金元屬河中府明屬平陽府蒲
州臨晉名始於天寶十三載前此與虞鄉或分或合
其北解故城在今臨晉東南城東城西兩村之間非
今解州治也見郭為觀卿城考惟南解昔人所指各別考解
州舊志南解管至虞鄉鎮即今虞鄉縣是也臨晉舊
志虞鄉在臨晉西南三十里五姓村北之古城即古
解梁地也郭為觀則謂在鄉頭村即今涑水南逕處

也意鄉頭五姓以及元虞鄉鎮皆古南解所轄乎抑
五姓湖即張揚池臨晉舊志引括地志云張揚城一
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則五姓湖倘
亦北解所轄乎春秋桑泉故城在今臨晉東北與魏
桑泉城隋桑泉城亦未可混爲一隋桑泉即北解故
城是也自省虞鄉入臨晉幾五百年今以涑水姚渠
中隔徵輸不便是以有復設虞鄉之議其管以涑河
爲界屬蒲州府自猗氏祁任智光以西臨晉五姓村
以南沿河如東西渠下東西鄉頭大小姚村楊村薄

落頭等村以南直達條山之陰皆隸虞鄉其餘河北各村皆隸臨晉天成界畫良規不易矣

節錄周景柱蒲州府志

張國名記云古揮之封國云黃帝臣張若封玉符云今河東有東張城西張城至晉為大夫張老釆　解國名記云唐叔後今河中臨晉縣東南故解城在桑泉之南虞鄉東北十里以蚩尤解體名　解有瑕城而左傳焦與瑕並舉宜焦亦近在郇城桑泉間地表三條

臨晉有二其見於秦漢之際者在陜西同州史記注

引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又史記魏豹塞臨晉則故大荔地秦所取者庾信賦渡臨晉而横船正指其地漢置臨晉縣在左馮翊為古芮故國唐置臨晉宋白云天寶之更名必有所據然採應邵臨晉水之說以為未可非則仍指在馮翊者耳豈得訓夫桑泉哉或又引地理通釋臨晉關即蒲津關在臨晉縣然此臨晉亦仍屬馮翊通志引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陽晉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虞鄉縣西南三十五里抑或以臨晉陽而名之恐

亦未然也

酈註瑕城在故解城東北二十四里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郭為觀據此以辯且謂北解在今臨晉城東城西兩村之間南解在鄉頭村去郇城西南二十餘里按郇城在猗氏南二十里隋大業九年廢與郇伯故城似屬兩地左傳郇瑕每分舉而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則連及之揆其里道疑亦不相遠也猗氏故城應在郇城東南郭為觀謂應在解安之交乃今解非古解也但杜釋地云今解西北有郇城

又曰猗氏縣東北有瑕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解東解西二說不待意晉時解之東境所轄甚廣西北二字第據一境而言耳晉誌註解謂有鹽池今池東西共一百二十里地形可據至服虔所云在解縣東則無論南北解皆屬東境此無可疑者鄉頭去城東城西兩村約二十五里城東城西在今涑河北鄉頭在涑河南古令狐在今猗氏之西北隅春秋桑泉故城在今臨晉東北隅後漢解有桑泉城杜註在解西二十里後魏南解有桑泉城起皆在臨晉而西魏改

猗氏曰桑泉隋桑泉有三疑山則又兼界今之臨猗二邑矣臼城後漢亦屬解晉文公取臼衰即此據晉杜預註在縣東南是謂在解縣東南也應屬今之虞鄉

雍正八年分臨晉置虞鄉遣刑部侍郎韓光基等至蒲相度地宜光基奏據原任侍郎王璣條奏分設虞鄉縣於坡上地方山西撫臣石麟以坡上去臨晉僅十餘里請設虞鄉縣於涑水河南之虞鄉鎮臣等竊以臨北虞南中隔一水實天成之界請即以涑水河

為兩縣交界凡河南村庄歸虞鄉河北村庄歸臨晉
統計臨晉應分四十一里虞鄉應分二十四里
明時平陽衛所屯營有五舊隸臨晉　國朝雍正三
年裁衛五年以衛隸臨晉縣八年分設虞鄉以涑水
為界右所在涑水南分隸虞鄉中左前後四所仍隸
臨晉明故晉府羣牧十三營本散列東西今以夏吳
浪店夾馬口下馬營在西北隅與臨晉近屬之臨晉
其餘九營在涑水南者屬之虞鄉從民便也（以上沿革四條）
吳王渡在臨晉縣西三十里明初於此設巡檢司今

久廢其南為夾馬口渡
貫底橋在臨晉縣東南二十里係官路通衢
涑水橋在臨晉鄉頭村明洪武十六年縣主簿章琛
以石建
涑水渠舊在蒲州東三十里唐貞觀時刺史薛萬徹
所開於虞鄉縣北十五里穿渠自聞喜引涑水至臨
晉考桑欽水經涑水出河東聞喜縣黍葭谷水經注
謂之華谷其故道自安邑縣入猗氏經鳴條岡李漢
村折而南又折而東南經張河孫塢諸村又折而西

南歷楚侯王鑑諸村又西南逕太侯上庄及解州之南扶諸村自此又西南經臨晉之鄉頭諸村與姚暹渠分南北流並入五姓湖由永濟縣達於黃河元時司解鹽者慮涑水浸敗鹽池自北相鎮西北開新道引使北行經三里高頭原頭水南香落諸村至崔家灣復折而南至臨晉於是涑水始與姚暹渠合矣明弘治十六年巡鹽曾大有復自崔灣浚新道八十里益引而西經祁任智光諸村至蒲州由孟明橋入河水所經注多資灌溉明隆萬中屢修堤築　國朝雍

正中分設虞鄉時戶部侍郎王某刑部侍郎韓光基先後奉使至議於涑水河建閘備潦乾隆十年秋涑水漲毀堤堰議求故道開而復之不果行十八年秋霖雨漂瀑冬時尚漫河東道喬會解知州蒲知府勘渠形勢具修濬事宜以上乃命各有司興役安邑以東解主之猗氏以西蒲主之涑水在蒲州始猗氏歷臨晉永濟至河地一百里長一萬八千丈舉功於甲戌三月閱月而成其用民力唯引灌所及者使里出之灌不及者役勿與永濟凡二萬一千六百夫臨晉

九萬六千六百九十夫猗氏七千五百六十夫各以地之短長多少難易分任焉以上山川四條

桑泉故城在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春秋之桑泉地今亭東村南小盖原是其處

古瑕城後漢郡國志解有瑕城地道記左傳文公十三年詹父處瑕杜征南注郇瑕古國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揚城括地志張揚城在虞鄉西北四十里京相璠曰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今臨晉西南三十里五姓湖者即古張揚城

處以水經注京相璠言考之古瑕當即臨晉城外西南地

北解故城北魏太和十一年所置在臨晉縣東南二十里城即桑泉之故治自魏置北解至隋改桑泉即此故城而更名者明隆慶五年居民於城内掘地獲桑泉縣印一顆意是隋末縣令遺棄者可證北解桑泉古無二城也

臨晉志載古扁鵲樊太守霍縈祖墓通志載鄭司農玄臨晉令孔僖晉司空張平子皆無足取信樊太守

舊云噲後名伉又名演為河東太守北解侯王恭先以演為唐人而非漢然唐固無河東太守北解之官與地也則辨之猶不能審至鄭玄之不稱司農孔僖之令非臨晉又曉然者 以上古蹟四條

祝氏臨晉志男女盡職士喜節義近多好訟婚姻論財 風俗一條

唐志三十里為一驛取其速且易至亦以惜馬力焉後世制與唐異其驛有甚遠者其初設丞主驛事馬日食有數圉人飼秣有法皆為頒其制迨後丞與驛

卒視馬為利而弊滋甚及雍正初元丞多汰去往往
領以知縣而蒲州河東樊橋二驛當通途要衝道秦
蜀者必出焉其自秦蜀之燕者亦無不經也乾隆丁
卯戊辰之歲用兵金川大臣使命將弁吏卒及軍書
急符籛午達夜不時止二驛始困矣其時以馬不足
調山西諸驛騎皆集於蒲是歲適大饑馬亦艱餵而
急馳至日或限六百里馬死者無算河樊二驛幾盡
焉官吏坐此交瘁至明年已已班師又半歲餘乃復
兵衛
一條

俞充字公達鄞縣人由進士治平中令虞鄉倜儻風流雅嗜山水之勝暇日登王官謁表聖祠想像其為人作王官十詠貽溪懷古十篇以見志

李復亨字仲脩河津人年十八舉進士調臨晉縣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讐者盡索逆旅行人過客有邑人槖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蟣馬血火煆之則刀青其人款服果有仇遷南和令累官叅知政事兼修國史終安國軍節度使

晁會字公錫高平人歷臨晉虞鄉猗氏三縣令俱有惠政累官興平軍節度副使詩號汯水集虞鄉縣齋云宦况薄於重榨酒瓜期近似欲殘棋王官谷云炯藏芳樹遠雲補斷山齊士人至今傳之以上宦績三條

楊常謙父病痺坐起皆常謙抱扶之十有六年未嘗離父側也又有荆明謝詵李大有貢士楊若秉其孝行亦類是而諸生王坦兄弟友愛合炊者亦數世焉孝友一條

生員王慕妻陳氏年十九夫亡遺子三策未期月家

貧不繼朝夕以死自誓　王士熊妻許氏年十七夫亡即自經姑覺解之泣慰曰尚有遺腹倘生男以繼夫後何遽死耶數月生子挺銓辛苦撫育克承父業　劉四維妻張氏家貧夫亡苦守撫子國興生孫業太而子亡繼撫孫婚娶生曾孫世勤而業太又亡劬勞三世苦節七旬卒年九十有六　李孟冬妻王氏百有十歲孟冬之亡也氏年二十五秉志孀獨至八十五年雍正時祀節孝祠　張盛學妻樊氏幼寡值大荒其叔欲使改適樊毀面剪髮叔不敢逼　王宗陵

妻衛氏合卺夕宗陵已病篤未三月宗陵卒姑憐其少欲為改字氏斷髮示志孀居十四年卒　周英妻荆氏十八而嫠隣有少婦新寡再適富家荆獨守其志後富家弟喪妻隣婦之適富人者素識荆母徐謂母不若以荆與婚荆聞之即剪髮自誓竟不能奪值歲荒拾野蕨以食處之自若也　許遷喬妻張氏張鳳翔妻呂氏高標妻張氏荆世寵妻陳氏王康妻荆氏張宜妻蔡氏以上明　張我倎妻王氏生員劉復元妻杜氏生員荆澍妻趙氏樊懋爵妻趙氏生員荆瑋璘

妻姚氏劉從寬妻姚氏舉人姚在朝妾焦氏生員衛
應光妻姚氏生員張良魁妻王氏張經典妻劉氏李
烜妻張氏生員孫鴻烈妻衛氏杜尚德妻張氏許朴
妻趙氏王愜妻張氏閆國法妻張氏荆山英妻王氏
生員謝紹燕妻薛氏謝顯相妻王氏郭百知妻呂氏
衛季妻郭氏生員曹元勛妻姚氏趙京妻段氏衛祚
妻王氏壽九十餘王萬成妻李氏生員荆騰鶴妻趙氏孫
應端妻卿氏姚五英妻吳氏程秉讓妻衛氏李岑妻
王氏呂俊聲妻周氏生員張公祚妻姚氏監生王孫

繩妻謝氏温所欽母陳氏趙質妻謝氏生員王載夏
妻李氏生員王旌任妻李氏儒童王追典妻鄭氏楊
大熖妻韓氏荆雲慶妻朱氏趙昕妻謝氏昕子踵普
妻謝氏生員王樞妻衛氏趙自新妻樊氏譚段氏黄
剛妻鄧氏姚格妻王氏王信妻郝氏馬有才妻衛氏
任廷琇妻王氏任天祥妻屈氏李夢唐妻趙氏母世
綿妻吳氏李暉吉妻呂氏樊純英妻王氏李澌妻荆
氏生員李沐妻荆氏吳方穀妻王氏荆毓光妻張氏
生員衛邦傑母杜氏荆中極妻賈氏生員李長年妻

姚氏任聖和妻楊氏任廷珩妻姚氏吳志高妻劉氏樊爾士妻昝氏李爾欽妻衛氏許飛先妻郭氏楊實妻王氏李天适妻張氏常寧妻荆氏生員荆文欽妻王氏謝梁氏荆廸妻朱氏樊文鏗妻毋氏王植妻楊氏李茂朴妻閆氏周文奇妻郭氏妾孫氏以上貞節

周明德河南南陽人乾隆初來遊河中其子遐齡連為榮河臨晉永濟三邑宰明德皆至其地嘗微服問行縣中求民疾苦歸即語其子使除去之有民利則使興道之寓賢一條

崇禎四年陝西賊趙四兒渡自禹門掠河津臨晉諸縣焚殺無算

崇禎十七年正月賊李自成至蒲州是月臨晉無籍者引運城防兵入縣南門大掠

順治六年賊首虞亂張五等倡亂連陷臨晉猗氏縣八月陝督孟喬芳提兵渡河賊領聞風逃遁並討斬之有屯軍衛某者列營於臨晉之令狐村獨堅不動喬芳以鐵騎蹂之八百人皆殲焉

雍正三年黃河清自孟門徑滎河臨晉永濟下至河

南府凢一月有奇五年歲稔六年稔七年臨晉鄉雲見九年麥大熟以上事紀四條

明襄垣王遜爊天順五年自代徙封於蒲後襄垣宗人聰瀺聰洺俊㰅俊杓俊襟充𤎼等皆嫺文章俊襟字若訥尤博雅不慕榮利於五姓湖築室卜居與詩人隱客日嘯咏其閒自號蘆花散人其詩名佩蘭集嘗自記云地偏心遠軒榻皆幽烟波渺瀰沙鳥上下秋則蘆花吹雪夏則蓮葉披雲把釣浮舟開窓待月村樵漁子共話田園可以忘老豈直世榮之俱淡耶

臨晉謝孝廉玉樹久困塲屋且將老自以數奇遂罷去不入舘舍者數年矣康熙辛夘其子彙獲雋玉樹心動再理舊業次年爲癸巳特設科果中試時已七十矣以上志餘二條

節錄荆養喬舊志

桑落泉在城東北七里見蒲州志唐改桑泉縣因縣有徙民劉姓者宿擅工釀泉畔多植桑秋深葉落水清採挹釀酒香色異常

黄河在縣西三十里北至河津龍門南流滎河過本

縣入蒲州至潼關折而東流春秋僖公十三年冬晉荐饑乞糴於秦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即此河也

五姓湖週圍四十里即涑水姚暹渠經流所鍾之地舊說猗頓榷觧鹽之利欲以舟運掘渠達湖濬湖達蒲至孟明橋則泥不能行遞年水漲西南地堪耕種知縣史邦直以田賦既定議徵網銀公用知縣王毓陽徵収籽粒入倉備賑知縣趙岸奉例清丈立碑鐫記起科定為上中下三等上地四升五合中地四升

下地三升知縣王化將新灘地奉牒立為學田勒碑
監儒學明倫堂右先是本學互相爭占多寡不一迄
今二十八年縣學照生均分始得其平然為蒲宦所
據者尤多焉以上山川三條
綏化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五姓湖北即周宇文之
綏化也今猶以此名鄉古蹟一條
陳茂隋人官黃門侍郎轉益州總管進爵為伯祀鄉賢　南仲金人有將才累功封懷遠大將
軍佩金　馮廷玉明人由都吏歷仕甯羌通判正直
虎符　　踰年以老歸人服其靜退云　王銘
有信義持是非鄉　賈蘭輸財好義喜怒不形有倫兒
人服焉年八十終　入室蘭察得之曰不足何不

告我而若此竟以所偷予之　李源澄幼孤事孀母盡
遺歸終其身不言盜姓名　孝撫弱弟友愛
甚篤鄉里
高其行　以上人物

生員王師德妻姚氏劉思先妻王氏以上貞烈

節錄王恭先舊志

史記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正義曰
在同州澄城縣界曹參傳云參以中尉從漢王出臨
晉關伍被傳淮南王曰先要成皐之口塞轘轅伊闕
之道守武關然此北尚有臨晉關地里通釋云即蒲
津關在臨晉縣由諸說觀之史記所謂塞臨晉者塞

對河之臨晉關耳小司馬不諳地形乃曰臨晉縣名在河東岸對舊關不知漢時河東止有觧縣而無臨晉此說一誤後人沿為口寔一統志於蒲州臨晉遂曰秦逐髙壘以臨晉國故名夫築壘臨晉其說本無所出獨見於臣瓚之注漢書既引以寔馮翊不知諸儒何見定欲牽扯入河東也即曰河曲可入王官可俘而髙壘何不可築但兩河東西未聞一時有兩臨晉譌以傳譌明成化中建安馮智舒因之作質寔編以註朱子綱目質而不寔貽悮尤甚予固不得不為

之辨

一統志非成書也同州之朝邑既曰漢為臨晉縣地蒲州之臨晉又曰秦築高壘河東之瀵既曰其泉有五臨晉有一郃陽有四河西之瀵又曰其泉有三一在臨晉一在郃陽一在同州顛倒錯亂矛盾互攻一邑如此其他可知明景泰中修寰宇通志事寔凡例一準方輿勝覽前輩葉文莊云趙宋偏安之物未可為法即其傳誤由來已久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或問於予曰臨晉之名何居曰宋白固云天寶之吏

今名必有所據則應邵臨晉水之說未可厚非豈其然歟第太原平陽之晉水旣難遥臨而近處之涑川又不稱晉即臣讚所謂晉水在河東者亦不知其何所指耳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晉陽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抑或以臨晉陽而名之歟以上沿革三條

齊以治曰妖祥莫著於修悖而占星爲隱如觜參之爲晉野此古分耳經星越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差一周觜宿距星漢洛下閎測三度唐一行宋皇祐元

豐皆一度嵩甯半之元則止五分也今且入參宿二十四分矣臨邑於三晉爲地無多何居乎從井鬼之次遥指末光而斤斤以求合哉星野一條

縣負蛾眉原而治發脉自曲沃之嶺口蜿蜒逶迤二百餘里至是環抱如箕縣治奠焉堪輿家謂自孫峯山起脈經縣治之右西負黃河其地雄壯而峙其人多武好鬬經縣治之左循大小二巖而南其地秀衍而羸其人多文好詩書此其大較也元儕虞鄉之地條山湖水兼攝無遺議者謂玉柱標峯洞稱福地王

官飛布溪號禎陵一方形勝抑又其最焉元王思誠書臨晉廳事云條山河水壯封疆城外肴原百里長蒲坂東来通猗頓桑泉南下接虞鄉唐家舊德推玄素漢世元勳憶霍光故國松楸今尚在穹碑高塚映殘陽可謂盡一邑之勝矣

臍以治曰山右氣聚河東臨晉又河東之氣所聚也西来諸水隨黄河而東條山逆鎖之東来諸水隨條山而西蛾眉右臂逆鎖之縣治負蛾眉面條山羣流環繞形勝之區也頃城垣南高北下衙署宅低窪不

稱其位居民挑築取便目前致水法大壞如北来之水直瀉於城東西來之水反趾於城南其著者也學博石琨園與焦金沙劉上黨欲障北水之東瀉者復折而南予竊附諸公意商改圖劉石二公踴躍任事於是增北城而高之西來之水得由故道焉以上形勝二條

明初兵荒之後民廢耕稼糧餉匱乏初命諸將分軍屯種於龍江等處自是立法漸密遍於天下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或有多寡不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平陽衛設指揮一員統領左

右中前後五千户所提督屯種屯田坐落諸州縣境内臨晉值元末喪亂拋荒獨多故屯營視他州縣為夥故老言軍丁多他省人往往懷故土當事於下屯時立四六法用附近州縣軍六人監視遠来軍四人防其竄逃舊制錢糧掌印指揮徵收　國朝裁指揮另除守備千總二員衛僅徵糧軍不編伍凡一應差徭照地畝人丁與民畫一葢昔為軍者今皆為民矣

屯營一條

臨邑田賦雖錮荒開墾時有盈虛然未嘗溢原額也

自知縣孫宗元為考最計先報後丈宅址塚墓菴觀寺院皆括以足數凡清出額外地叁百捌拾捌頃伍拾肆畝有奇折色糧銀貳千陸百貳拾伍兩有奇（田賦）一條

令狐城縣東十里令狐村即其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於令狐至於刳首闞駰曰令狐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縣南對澤即猗頓所居括地志令狐城在猗氏縣界十五里今猗氏城西亦有令狐村似當以在猗者為正然觀左傳文義秦伯渡河圍令狐入桑

泉則先由令狐而後入桑泉又當以本縣者為正古蹟

一條

明成化二十年大饑人相食次年六月始雨弘治十年大旱嘉靖七年大旱蝗嘉靖十一年大旱荐饑嘉靖十五年六月大水嘉靖十六年雨雹如雞卵周二十餘里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地裂井溢城郭廬舍盡傾壓死人畜無算嗣微震不止天寒民露處搶掠大起時流言拘刷童男女不越月民間嫁娶殆盡嘉靖三十五年六

月黑青見時有黑氣其疾如風雖窓室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面膚被傷即出黃水徧城驚擾亦卒無真跡說者謂地震壓死強魂理或然也隆慶四年夏大水自城以北波濤如雷官民廬舍傾壞數百知縣史邦直請塞北門萬歷元年七月山水數丈自两瀑而下漂溢王官祠宇或見風雨之中二龍相戲萬歷八年九月初一日隕霜殺稼萬歷十五年蝗大饑至有棄嬰兒於野者朝廷賑之萬歷十六年瘟疫死者無筭至不相弔問夏麥雖登無人收穫饑民偶

或飽食死者復十之三四萬歷二十三年水旱並災萬歷二十五年八月井沸池溢泛濫橫流幾數丈踰時方止說者謂之水淫主多雨是秋果應萬歷三十七年大旱饑萬歷四十一年旱災萬歷四十四年春夏大旱蝗崇禎四年春正月日將入赤如血紅光射地崇禎六年夏麥不登秋大旱崇禎七年饑民剥食樹皮殆盡崇禎八年大疫狼羣行食人崇禎十一年六月蝗崇禎十三年春不雨至於六月赤地如焚五姓湖水涸秋無禾木皮草根剥掘殆盡人相食僻巷

無敢獨行者次年三月大疫夏麥熟人食之多病黃腫死崇禎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地震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流賊李自成襲陷蒲州百姓聞風逃竄知縣馬魁選亦遁崇禎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逆闖至縣置偽令柳化楠繫累鄉官子弟勒餉夾拶炮烙備極慘毒六月初二日逆闖自京敗回復過縣西走仍將追餉未完諸紳帶入長安十月我 大清兵至偽令柳化南攜印西逃

國朝順治四年六月蝗康熙元年秋霖雨彌月城垣

廬舍十頃六七康熙十年夏大熱有暍死者康熙十一年蝗康熙十八年秋大雨霖二十餘日墻屋盡圮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地震以上災祥

司空表聖山居記云會昌中毀佛宮因有王官廢壘王官谷始名司空氏易之為禎陵谿亦曰禎貽有亭三曰擬綸修史濯纓濯纓有一鳴窓堂曰三詔室曰九籥皓壁以模國朝人物存聳激耳　休休亭記云休休亭本濯纓也因焚於陝軍復葺之以已非救時用故曰休休也又以耐辱自警因為耐辱居士歌

元郭嗣興咏臨晉云臨晉河東邑成周魏解梁綏化
更他號桑泉復舊隍懸州居舜坂併縣得虞鄉地理
時沿革山川勢渺茫黃流雄滚滚涑水遠湯湯嵋阜
踰聞喜中條接太行二巔爭[illegible]嶁五姓注滄浪碧瀵
源頭活蒼崖瀑布涼靈峯齊偃蹇天柱持昂藏形勝
開千載輿圖壯一方城池殊屏蔽廨宇式軒昂製錦
掀高榭鳴琴敞後堂街衢紛並出廬舍鬱相望官稅
司交易兵巡職警防惠民恒啟局育士總登庠養濟
祕分院存留小置倉神祇嚴廟宇郵驛達康莊宮觀

超雲閣浮圖乞寶坊名村多取姓列肆悉通商戶數
編年定田疇出賦常往来逢軌轍氾覽絕舟航土燥
惟憂旱人滈頗尚剾編氓專稼穡庶士薄文章習藝
非工巧趨農雜女郎用財原儉嗇醞酒輙豪强幼稺
婚先聘期頤壽且康使令稀婢僕歌舞盛優娼築室
何須柱為門但穴墻編蘆施坐席壘炕作匡床鞋底
還成紙毛聯足褁糧冠巾且蒲笠貯物置荊筐雙衛
勞耕耒三犍慣服箱階除紛狗彘町疃践牛羊播種
宜麻麥蕎秫乏稻粱販蔬盈市井劚藥入林樹棗棘

叢籬畔欅槐蔭路傍邊山多植柿近郭罕栽桑苜蓿青供茹葡萄紫壓漿鼠肥偏喜食魚美鮮求嘗羅雁來秋豬呼鶴向曉罔簷棲馴鵝鴿九轉智蜣螂博物知生產觀風重品量澆薄由積習衰盛繫興亡賜地功誇畢封君將數楊王官遺迹在扁鵲古塋荒玄素崇資顯司空隱德昌石存猶指柳碑樹慕追王張使科名著陳侯政譽揚申生能盡孝麻氏尚流芳表闕旌崔婦名村憶霍光佛僧形已化仙術道尤彰給飲池亭廢屯軍堡府張斜途轉漢代故井識般湯列冢

皆英宦遺祠各禱禳記銘昭事寔詩律呈琳瑯

明史邦直鐘樓記云城中央舊有鐘樓宋政和間造縣治有懸鼓與鐘應鐘樓卑因繼而增之邑城依峨眉坡水漲北入城壞廬舍余將城門存東西南塞其北

王光宇重修儒學記云嘉靖乙夘冬地震學宮圮視學者居廨舍歲丁巳李邑侯重修之中先師殿翼兩廡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又前為坊表東為啟聖祠明倫堂在殿後翼以日新時習齋敬一亭賢良祠

在櫺星門東西副宰牲所簠簋籩豆俱飭堂後爲學
官宅

荆州土修城隍廟記云邑東北隅有城隍廟建於國
初萬歷巳酉邑耆老謀新之至丁亥孟秋告成廊廡
未偹也戊子李邑侯來邑人復請偹其制巳丑春三
月肇始踰歲畢工凢廟内前殿左右廊各五間後寢
左右各三間獄神祠三間茶房過亭次第補葺規制
一新

荆養喬修尊經閣記云萬歷戊戌艮麟髙侯析置名

宮鄉賢祠移宰牲所於戟門外越四年壬寅葺大成殿及兩廡遷明倫堂由故址而北距百尺基崇五尺齋各五楹堂前為崇門后為號舍東西相向十八楹復增屋南向皆講習地中壘土為台建尊經閣三楹題曰魁星移啟聖祠於閣左造敬一亭於其後始壬寅二月癸卯十月落成

石博改修東關水道記云臨晉繞城水道舊交注東南後居民導引灌田遂斜飛而東不由故道予以俸錢堤東南二處濬其交注故道大雨時行居人盜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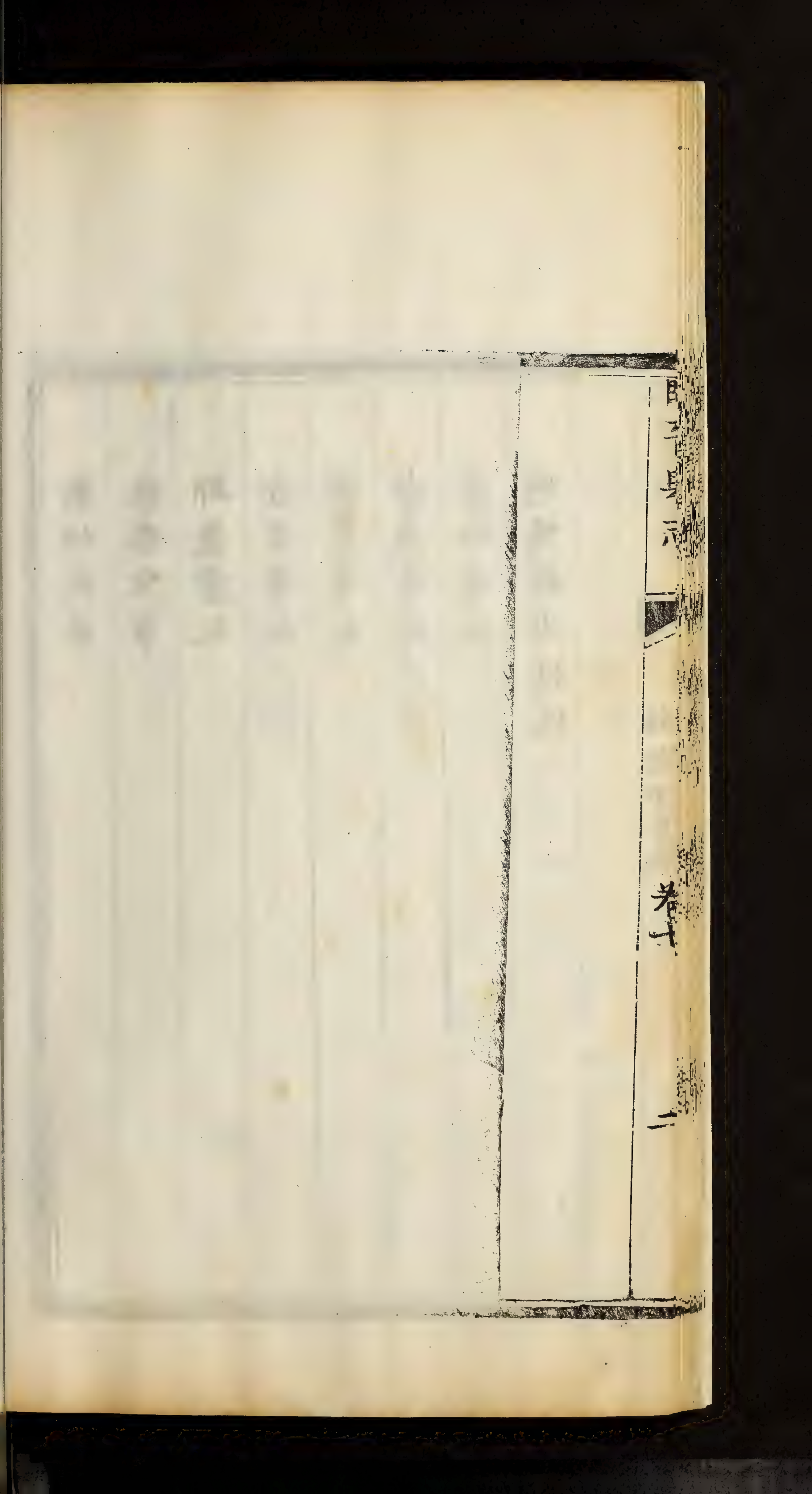
堤余命僕衣製立雨中守之得不潰以上藝文

文星臺在峨眉頂萬歷時縣令高惟崗築下建文昌閣以上建置一條

元麻懷祖妻顏氏　國朝李榮春繼妻胡氏僉憲呂雲藻繼妻楊氏生員王聘鰲繼妻韓氏胡勲妻周氏王蕙芳妻王氏楊松林妻王氏申士珍妻王氏王錫瑞妻陳氏以上貞節

雜記下目次

盧江王正茂纂著　受業太谷杜昌炎
陽城李一諧　仝訂



郭為覩涑水攷云按桑欽水經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又西過周陽邑南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揚池酈元道注云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涑水又西逕仲邮鄎北又西逕桐鄉城北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以上皆今夏縣境盖古安邑即今夏縣禹王城故址漢晋以来無夏縣之名至隋始分置夏縣而移安邑於今治不然則

注謂過安邑西者將直入鹽池乎涑水又西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水此則今安邑境而鹽池水即今北引之姚暹渠水也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此則今猗氏境盖涑水自安邑北相鎮之西入邑境鳴條岡至此而伏故涑水自李漢郭村之間折而南順治中郭村人嘗掘地見大石橋欄不敢發盖其故道也又折而東南經張河孫塢等村其地今猶謂之張河灘又折而西南歷楚侯王鑑張嵩諸村故跡宛然俗稱管溝即注所謂逕猗氏故城北

者也又西南經太侯上庄及縣之南扶等村境卿伯故城在其北即注所謂西逕卿城也自此而西經臨晉入五姓湖皆古解縣境即注所謂西逕解縣故城南又西逕瑕城者也五姓湖即經所謂張揚池也此涑水故道也厥後司鹽者慮其浸淺鹽池引而之北自北相鎮之西北開新道西行經三里髙頭里原頭水南香落等村西何家庄南地名崔家灣者折而南經祈村及臨晉之南村鄉頭等村合姚暹渠入五姓湖雖世代莫考然故老相傳猶能道其疏鑿之概焉

此涑水初改之道也至明弘治十六年廵鹽曽大有復慮害鹽疏請西浚新道八十里自崔家灣引而西經祁任智光等村歷臨晉境至蒲州孟明入河是為涑水新道云全録

守道喬光烈涑水碑記云涑水發源絳縣經安邑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入五姓湖歸黃河凡四百里河道淤滯以来涑漲不能達湖湖淺無以容涑以故虞鄉永濟之邸家營楡林諸村時憂墊溺而姚暹渠亦慮衝毀為鹽池患乾隆甲戌春予濬涑水距五姓湖自

二月至四月竣事因定厥章程礱石以記之自今以後安邑猗氏臨晉虞鄉永濟五縣涑水所經督民於農隙時歲加修濬孟明橋尤為涑湖入河之要津當無使有倒鐙之患若有盜穿堤岸衝毀姚暹者嚴為科罪爾鄉長其共凜之

縣尉宋培仁救災禀狀云敬禀者倉穀於某月日糶竣已經核算由印官申禀矣厥穀既完老幼食德之衆咸生常繼之想謂憲臺招商平糶誠救濟之良規也伏查臨邑秋禾就槁即旬日内時雨沛降亦歉收

之歲災雨降無期時疫又甚城鄉貧民無所聊賴糴粟各集初則增價繼則缺糴日不舉火者有之樹葉充飢者有之挈其妻子遷逃者有之餓莩盈眸死亡相藉卑職仰體憲臺好生為心愛民如子不得不據寔叩禀臨禀不勝惶悚仰望之至

謝陳常城隍廟碑記云康熙三十八年秋新廟成而落爲禮也廟誰謂縣治東北隅顯佑伯之廟也廟由來久矣謂新廟何曰新之也曷言乎新之創始之謂新革其舊之謂新也其言成何廟至此而成也至必

有自不及自何也曰據成功而言也問何自曰自癸酉盖三十二年也自酉歷卯而廟始成難之也誰成之邑賢侯也賢侯謂誰大梁王明府也前此有邑侯陳矣又前此有邑侯潘矣獨歸王明府何也曰據成功而言也其功之成奈何曰水潰土裂甎毀木折葺樓之役於斯為極是肇於三十五年者也其前年則葺內外廊三十六楹而神像之丹堊因之也葺自後年者曰正殿曰享殿而樓之丹堊又因之也是謂之革其舊也其創始奈何每歲十月於廟為會例自葺

樓之明年始也其為會例何也集賓旅於内外廊而
懋遷之通貨賄也内廊之南為福財二祠又列肆十
二於外廊間何也以庇商也皆為會設也廟之東偏
為堂三楹齋東西向楹數如之以祀故侯史高何也
誌遺愛也誰作之邑侯潘也問何自自三十二年之
癸酉是功之權輿也土木金石匠役為費幾何曰樓
之費計錢一百三十緡肆之費計錢一十八緡正殿
減樓之半而差亭殿減正殿之半而益麥石之一也
外廊視樓費四之一内廊及福財祠視肆費倍焉而

益以麦之石二十四之斗六之升八也穀之石九斗四升五也史高祠準正殿而減三緡會例準享殿而減八緡復益以麥之石七之斗二之升一也誰輸之邑人也輸之柰何曰其為潘侯募者穀石一百六十錢六十八緡而麤也罰鍰准白金一十八兩麦之石六十有四而絀也穀之石十而絀者為陳侯輸也王明府之莅臨也輸麥七十八石有奇先是輸白金一百三十九兩有奇通計得錢二百三十六緡有奇蓋與所費者數相準也經理者誰鄉耆一十二也是役

也不可無記夫記者計也又言識也計歲月計工役計出納之數與一時人之姓氏而勒諸石使人過而識之將踵厥事皆有所考而因以白司會計者之無私焉記之所為作也

魁星樓記云魁星樓邑乘無所考修學碑記云萬歷三十一年建於北城巔今以祀五帝非魁星也後因東南角改為之脩廢康熙辛巳仲冬王邑侯作樓於學宮之巽位甃磚為台縱横二十步架木為方圓重樓繚以雕垣貌魁星於其中焉

謝功肅脩北城水道記云縣治西來之水自西閣聖壽寺側而下繞城之右北來之水自文星台而下經卧牛堤折而繞城之左兩水夾流交注東南此古道也康熙中水法大壞石學博築堤障之雍正間大水堤毀蔣邑侯重加脩濬水得復循古道云

王第倫水道記云乾隆十四年坡水為患直衝北關周邑侯於北門外築護門堤且於城北齊家庄築堤開渠仍復繞城之左折而南流時西關居民欲於胡家庄西引水南行公以水法不合且於下游村庄有

礙事遂寢

楊無黨水利策云涑水經流於邑南接壤猗氏分水之例以望日為限望以前屬猗望以後屬臨前憲勒有成規令沿河居民當河築垻則猗不得盜賣於虞亦臨邑數十村之利也今則無水之利而受脩河之累已

李若拙論鄉賢名宦云名宦鄉賢祠所以崇先賢勵將來也是宜詳姓字行寔使後人指曰某若何宦某若何賢某若何忠與孝故不待教而興也今臨僅有

祠而已其幽可不闡哉　論婚嫁云婚姻論財非禮
也詩書之家間有却聘金而不受者此外富豪者以
為觀美之具貧窮者以為肥家之資　國初時幣不
過三四端銀不過三四兩其時風俗儉朴家給人足
延及近世日事奢靡金帛釵鐶之數視往昔幾十倍
焉在富豪者無論已中户有因娶妻而破産廢業以
從俗者貧窮之家有不能娶妻而為曠夫以沒世者
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而其獘至此此其不便於俗
為何如而人終不改也則亦習俗廹之也此非為上

者力華其獘如鄭子產之令如薑尾而不恤人言豈易言變通哉

李士瑾論節孝云孝豈易盡哉富者動以孝旌窮困者往往為其親備受苦楚生養不得淚繼以血親病瀕死求以身代或以無財而不能達名於長官者有之節婦在富家猶易而貧更難富易而多得名貧者身沒如太倉之失一粟名隨身去誰復過而問者可悼也

衛聖道論喪事云脫驂而賻哀有喪也今喪葬弔慰

無賵賻而主人延客盛饌以須故貧者每避人渴葬或遲久不敢舉是皆僞俗逆禮也

本邑藥材　地黄産懷慶者佳邑所出皮勝於肉不堪入藥山藥産城南城子埒諸村可用也遠志生城北峨眉坡多且佳每歲藥商採取遠貿香附生五姓河灘遥靈寶所出小薊遍地生大薊涑水一帶生之枸杞鮮時可觀乾則有皮無肉且味苦不堪用地骨皮即枸杞根本地枸杞遜甘州而根頗有力防風益母白茅根生坡上如意草車前子生道旁王不留行

生麥中酸棗仁生墳墓內牽牛金銀花種舍院無野
生兎絲子荒地內有之茵陳蒲公英遍地有之天冬
間有之槐實槐花艾葉紅花杏仁瞿麥甘遂柿乾皂
角子桑白皮小藁香蔦藺子側柏葉石榴皮大麥芽
浮小麥葶藶子萊菔子邑皆有之
乾隆癸巳歲脩郡學各邑皆助貲時縣學亦近圮墻
垣以木揞拄予捐銀三百兩荆生孟徽二百兩傅生
一德一百兩其餘自一兩至十數兩不等共得銀一
千六百兩有奇以八百兩助郡工餘者脩縣學教諭

揚君溁董其事副貢生王追湛庠生蔡重茂督其工里老韓延後王宗才估其材頗無縻濫無浸漁邑之人不以勞費為詬病也

邑有八蜡廟久頽予脩之廟後有碾盤居民因墻圯俱赴碾焉驟墻之居民有難色遂於廟後啟户令碾如故倘廟有損剥即令居民以時葺費亦無幾盖廟與民两便也後之守土者如因葺廟為民累是予作俑矣敢敬告焉

邑有南北壇址存而壇壞亦於癸巳夏修之

臨晉説

恖按文獻通考云晉州古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春秋時屬晉後魏為平陽郡兼置唐州後改為晉州隋煬帝置臨汾郡唐為晉或為平陽屬河東道則今之蒲州與古平陽相係屬者也平陽為晉則蒲亦晉地臨晉之名其以此與又括地志云平陽河水一名晉水而郡之西南亦有晉水王恭先云平陽之晉水難以遥臨則從前蒲屬平陽又何以遥制歟以臨晉州晉水為臨晉似亦可通且虞鄉西三十里有晉陽故城則此地已明明在晉之陽矣何不可臨

之有必專指臨虞鄉晉城得毋隘乎

祈雨說 山右祈雨戒屠不能具牲醴故不祭降雨祭之曰謝降謬也禮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弭焉祈祭之一也不祭何祈大雅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夫何牲醴不可具舉乎予以為祈雨之祭當依神之尊卑定祭品禮儀視其秩祀戒屠本釋氏非禮經必降雨而祭要神也不敬孰甚或曰牲醴具舉則葷酒亦弗禁乎曰不飲酒不茹葷此為主祭者言非為受祭者言也

潘西村碑　潘西濵河户五百賦如其户數西辛村巷異南北其南巷辛盛洪恩等庄皆自賦惟北巷百餘口賦百餘金附潘西劉成堯北巷之黠者也以八十户為一庄名寥恩前令廖所命也潘西故有船差協陝省歲出葦蓆以供驛與倉而船差為苦八十户者别為一庄賦皆自前不奔陝西役潘西人控於縣以避差也諸户不申潘西之借差乾沒而弟以分庄不供差為詞庄不得私立差不能私避予絀之控於府又絀之委員讞又絀之案凡三决矣有頃觀察葉

公謂余曰案雖决如印泥畫沙否乎對不敢信反復鞫之稽潘西所簿供億費則乾沒不能悉數潘西有渡口利北巷諸户不得與而船差均之又河壖不徵地千八十步水落則利潘西户享之此北巷諸户所以不服也而控於縣控於上之詞皆略之故屢控屢絀予為分其地與船之利北巷得六分之一差亦如之遂帖然退而嘆曰甚哉民隠之難通也如攻堅如治棼如辨暗室色長吏絀之猶可言也自控而自絀尚何言哉使不反覆其事害延矣故書以自戒兩造

頒碑之以息後之訟者

異姓爲後　邑之無後者常舍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於外姓之親取之襁褓之中使冒已姓或收孤稚流離之子衣之食之長而室之避義子之稱而曰其子問義子所本生則亦佯謂不知噫是不知有其祖而惟以僞也禮不可以僞爲況父子哉然此村野之俗非士大夫所有也

蔡春生事　蔡春生臨之武生也以貲授把總力不能敵人好鬬狠智不能勝人好健訟邑人銜之予括

其案山積焉甚者誣兄為義子以賭詐金八百予儕
諭曰吾杖汝以服汝兄心汝悔吾宥汝春生狡悍逃
控府委員讞之以誣服罪例發烟瘴改近地陝甘瀕
行涕泣曰悔無及矣予曰汝向何健也曰以前長官
慈小犯法不我治故予曰吾杖汝不受何也曰習慣
也且不知所誣之重且大也嗚呼春生可惡也亦可
憫也向使春生始惡時有懲者當不至此易曰擊蒙
不利為寇利禦寇擊之所以利之也又曰小懲而大
戒小人之福也懲之所以福之也為民父母無道德

之意而薄刑名惟以姑息避事民之陷於死地者多矣獨春生也哉世之爲春生者省哉

邱墓彙記

扁鵲墓在縣南六十里洗馬村樊太守墓在縣西十里齊王村（舊志云樊演唐人河東太守封北解侯）霍榮祖墓在縣東二十五里霍村（殘碑云薛揚字榮祖博陸侯七世孫）晉司空王卓墓在縣東南二十里城西村（有唐王顛碑記）曇延墓在縣北二十里躺子村臨汾公薛道實墓在縣北四十里平宜村陳黃門茂墓在縣東北二十里小嶷山唐義寫書墓在縣西北五里聖壽寺側（舊志謂有鉅陽世南文歐碑）

詢書因椒取不息土人壙之　薛長府實積墓在平宜村道實司空孫
侍郎墓在王官谷孫都尉繼業墓在郭村張節度繼
祖墓在縣南三十里城子埒麻主事秉彝墓在閣村
麻革墓在吳閻村陳氏十墓在大嶷山陳揮有王庭筠碑文存陳灝陳克基陳仲譙陳賡陳庚陳膺陳麌陳元凱陳敬立　申孝子墓在縣北三十
里丁庄村號忠將軍　孝元謝將軍墓在縣東北三十里東
庄村孫真人墓在南郭村樊孝子墓在縣東北六十
里董村明郭御史墓在縣東五里太陳村陳鄉賢墓
在縣西五里胡家庄王僉憲墓在縣西三里樊家庄

衛鄉賢墓在縣南五里馮家庄荆開府墓在縣南二里李侍郎墓在縣西十里樊伯原姚副使墓在縣北二里荆給諫墓在縣南十五里荆御史墓在縣西二里胡家庄荆職方墓在縣東水頭村韓主事墓在開張村王恭先墓在縣西北三里樊家庄謝陳常墓在上豆氏村

方言彙記　父曰爹母曰娘妻曰媳婦子曰娃女壻曰姐夫妻兄曰室兄普雨曰太天雨雨入土曰傷不種穀只種麥謂之原地上地也地之硬堅者謂之鹵

地下地也巳收麥又種穀謂之回查地中地也麦一行曰一條腿隴旁隙地曰歇楙地收禾一次曰一料分會錢曰劄會代人還會錢曰查還代人還錢曰查賠洞曰窟窿屏門曰閃門辦曰角角子蹲曰跍踧又曰猴下批頰曰打耳巴争曰格氣罵人曰惡人害人曰咬人起手丈量曰挿尺相隔數家曰望望鄰烧餅曰火烧面條曰旗子牛肉曰倒菜扁豆曰板豆土坏曰糊墐煤炭曰黑糟頭曰登腦不才子曰囊飽貨又曰木骨蟲繼妻曰姚婆子繼子曰蠻圪塔水半熱曰

沙溫子半凉曰烏塗子硯臺曰硯瓦筆曰生活口袋曰毛連牲口曰頭户跌倒曰栽倒少曰争些嚮讀學上聲

貢監彙記

貲郎始於漢而未嘗無人焉如張釋之黄霸皆有名於後世然則士可以資格限哉臨之以貲筮仕者如

明賈表福州判官 薛應珪鳳縣知縣 王琳鞏昌府知事 陳瑄商州吏目 孟舉岐山主簿 王居正高淳主簿 任辰睢水吏目 李錫户部檢校 吳榮祖嵩縣主簿 衛邦慶陽照磨 王旻王府審理 李鳳鳴蘄州吏目 李廷禄容城知縣 李

季恩叙州照磨焦天澤應天撿校王拱樞藍田主簿賈鶴齡泰州同知李
栢武安主簿賈嵩臨清同知賈培齡鴻臚序班馮時新都主簿趙汝秀
鴻臚寺序班李汝祐兵馬寺指揮賈允範苑馬寺監正李毓柱香河縣丞
朝張王綱歸德通判李漸知縣凡二十七人其未仕者如明
王珪衛文陳奎孟鳳來宋時新吳文奎謝誥謝訓焦
維新王度樊津謝欽命李文炳荆成喬荆邦棟
國朝謝化鲂趙俊哲李世振李世章張恂王一夔王一
俊許企進李世賢王之璘王廷瑜王元翼張鐸鄧奇
珍王孫芳王孫繩謝陞姚式名姚希孟侯公輔尚博

尚渭英魏琛王在洛王起元楊昭祖李瀚謝齊儼薛世篤荆樹揩楊如周王明國侯維垣王殿珠贈登仕佐郎王映斗樊大本王第倫陳應卜李光宗薛明傳一德毛應兆賈文河王聖圖賈杕杰自明至於今大約數十人或及其身或於其子孫皆欲隸名邑乘議者曰是固不可勝紀也予曰好名之心不責於三代以下來者不拒姑存之而已

孝義彙記

予修邑乘邑人爭以孝義舉或子孫欲表其先或感

友欲揚所厚有寔行可紀者載列傳矣無寔行可紀而人口嘖嘖者未必其誣也因彙以記之如生員李林棠生員李樹棠生員韓如梅樊之甫郃全章胡則九胡應臻胡皋吳家輝王志清周義尚周積萬籍登和孫如洪閆重興暢景福謝御珪衛婧張雲川杜明義范居恭王燕八薙王子卿皆以孝義舉者也生員張藩甸生員李趍廪生侯維域王世明荆安正謝敦禮樊林翰姚汝標張大臣田榆衛炫郭成藩王兆祉李克元衛立中楊　教侯維堯李君佐皆以謹厚舉者

也大抵或存或亡事例不一惟以孝義謹厚槪之夫生不立傳志之例也予爲村民敦廹重違其請參騐信而並記之願邑之學士大夫共相激厲於其人之亡者確訪實搜以備將來之信史存者則顧顧名而思率是加勉幸勿使他日重修者芟而去之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節婦彙記

原夫盛德之風不泯彤管之徽可珍故有含貞茹苦以代子職之供亦有逬命恤孤以敦不二之節有名

門不櫛之士婣娙義以終年亦有窮簷無告之嫠單形影而永矢斯固行路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服者也緘緗炙簡何可缺焉兹如舉人李如白妻王氏湖口知縣王焯繼妻張氏舉人王載妻謝氏貢生李翰妻康氏李肇基妻董氏李光先妻荆氏張乾妻王氏李育望妻焦氏王欽敬妻謝氏張樹檀妻尚氏武維揚妻王氏楊大威妻呂氏張大喜妻呂氏焦士傑妻張氏焦泮妻謝氏王追喜妻趙氏姚廣義妻謝氏呂天榮妻樊氏呂應兆妻楊氏薛莫都妻姚氏許允文

妻程氏周則堯妻王氏王爲邦妻姚氏樊椿妻符氏
范自論妻王氏王作吉妻汪氏李毓秀妻荆氏謝興
正妻王氏謝呈錦妻衛氏吉創基妻郭氏李君鑑妻
王氏王第森妻汪氏衛凌雲妻郤氏范文明妻衛氏
張思聰妻謝氏符自銘妻溫氏謝企聖妻姚氏張宏
道妻李氏李維良妻樊氏李天命妻吳氏王肅殿妻
李氏王肅鑒妻荆氏王肅言妻孟氏陳芳梅妻孫氏
梁居鸞妻王氏張有義妻劉氏吳太穩妻暢氏昝楚
妻王氏昝經常妻王氏薛汉妻暢氏范築成妻荆氏

王思恩妻侯氏陳世棟妻王氏陳義會妻李氏李生非妻姚氏荆成檀妻張氏楊元運妻馬氏郭大盛妻孟氏許振宇妻李氏許大遇妻王氏閆自正妻程氏荆和喜妻姚氏樊育訓妻胡氏馬純禮妻揚氏秦立森妻毛氏張登先妻賀氏徐州坤妻李氏[illegible]灼妻賀氏段天賓妻鍾氏荆造妻趙氏荆廣信妻王氏宗湛升妻曹氏趙英傑妻陳氏許文翰妻張氏李枝妻謝氏廉登鰲妻趙氏楊子仁妻郭氏謝毓嶸妻孟氏張起安妻李氏王自奇妻胡氏生員李司鈞妻程氏郭

希閔妻胡氏楊遙祐妻樊氏韓明標妻李氏周大用
妻張氏王克已妻黄氏房有琦妻楊氏梁有邦妻程
氏李光榮妻朱氏王士信妻武氏李吉妻陳氏温程
妻胡氏段大璇妻文氏荆以正妻龔氏荆鵬惠妻楊
氏李增文妻毛氏李希舜妻楊氏温三奇妻李氏衛
寶吉妻余氏李毓順妻吕氏荆瑀妻衛氏樊文逸妻
王氏許肇積妻吴氏楊雍坦妻郤氏王第慈妻李氏
張炳淵妻謝氏張孝先妻靳氏劉開基妻楊氏劉天
秀妻吴氏劉成龍妻吴氏王愷妻宋氏衛江妻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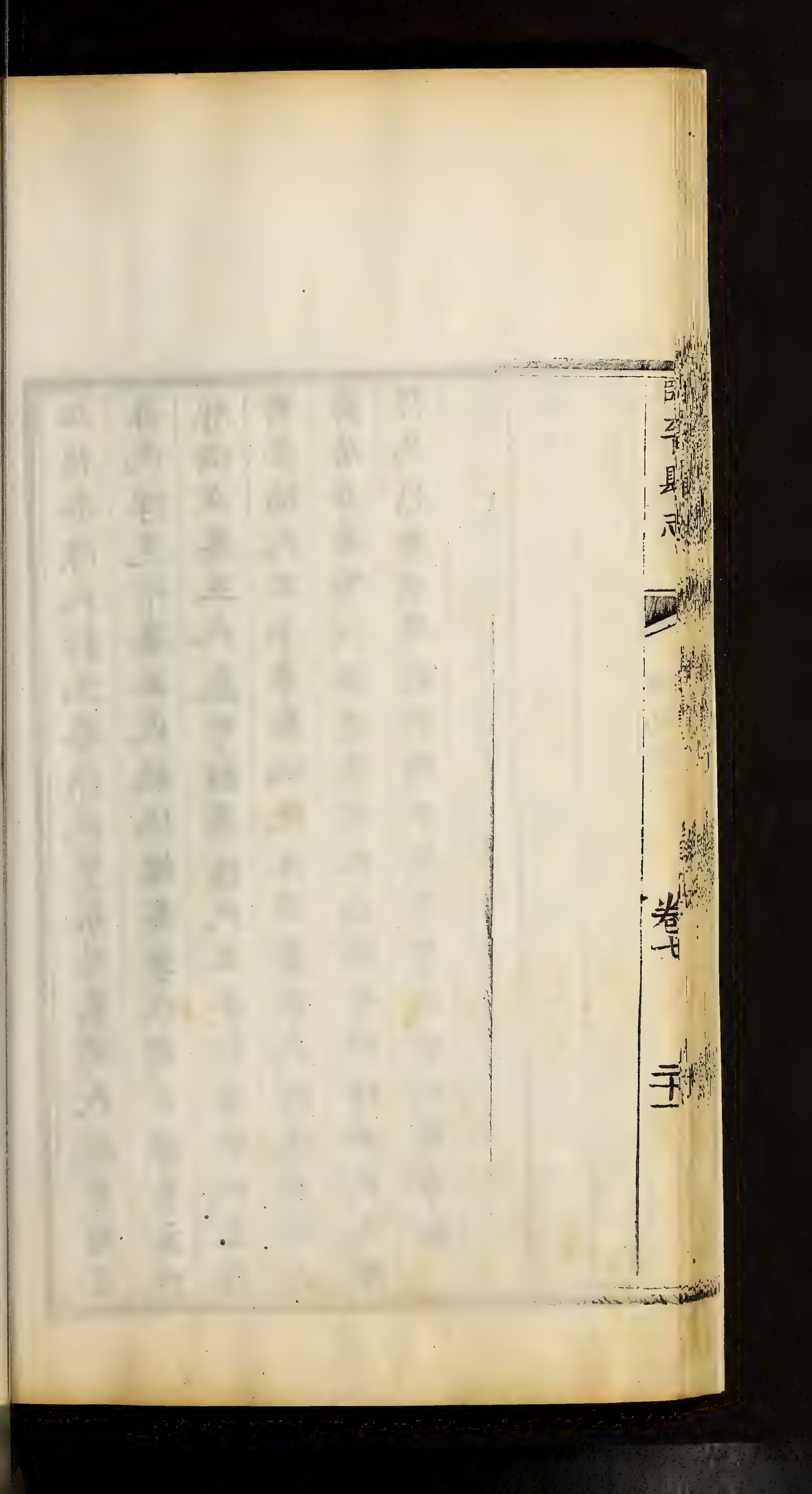
張樹桐妻王氏焦克恭妻李氏姚自邃妻范氏姚秀
武妻安氏梁廷茂妻王氏張振文妻宋氏張世明妻
吳氏劉則隆妻王氏劉子成妻樊氏樊君遴妻王氏
樊君河妻吳氏楊大成妻謝氏孫若名妻孟氏胡梅
妻暢氏張乾耀妻衛氏張有慶妻王氏張希載妻郭
氏姚遴輝妻張氏王養魁妻許氏閆繼憲妻黃氏張
亨妻呂氏衛敦嶔妻程氏呂嶲妻謝氏貢生王爾杰
母張氏生員李毓秀母王氏劉天宗妻張氏王天喜
母謝氏王萬里母張氏薛維城母某氏文清宇母胡

氏孟貞灼繼妻孫氏孟尚嚣妻薛氏孟衍寬妻王氏孟春雨妻王氏蔡文江妻樊氏蔡文河妻王氏張釗繼妻荆氏郝方亮妻陳氏陳自巽妻許氏王肅雍妻汪氏王麟瑞妻陳氏王華晉妻李氏孫玉公妻溫氏王追儒妻李氏胡法興妻閆氏姚杓妻謝氏王昌泮妻李氏謝興粟妻劉氏吳彥有妻王氏楊立江妻李氏荆用賢妻樊氏李開妻王氏謝盛雲妻張氏謝子穀妻費氏樊君廸妻杜氏樊世俊母王氏樊邦彥母吳氏王華檜妻呂氏馮恩明妻王氏姚自然妻范氏

李河妻張氏暢允妻衛氏劉子威妻樊氏張官倉妻
王氏張德妻謝氏王天成妻胡氏樊奉勳妻樊氏孟
養氣妻宋氏楊魁妻劉氏常起元妻范氏周建極妻
郭氏楊哲妻衛氏胡五雲妻薛氏荆若春妻衛氏焦
保陞妻張氏王長學妻閆氏周世茂妻閆氏謝唐妻
吴氏余應奎妻李氏吴如江妻樊氏吴彥方妻宋氏
范天直妻李氏王加升妻楊氏張文貴妻黄氏張齊
文妻王氏趙自科妻暢氏荆宗周妻韓氏王有言妻
汪氏梁卜任妻王氏李玉義妻姚氏張景祿妻樊氏

楊崑妻姚氏王道賢妻汪氏荆本洙妻朱氏衛孔忠
妻張氏鍾景規妻段氏楊生瑞妻胡氏許文紹妻王
氏王之俊妻張氏衛萬選妻鍾氏李杰妻謝氏張若
旻妻吳氏王世系妻昝氏陳世仁妻王氏曹起功妻
薛氏宋玠妻劉氏李居妻樊氏張公安母韓氏李常
妻閆氏樊第舉妻吳氏孟巡妻杜氏孟之璠妻張氏
孟二義妻王氏張二酉妻韋氏王元淮妻樊氏張成
格妻劉氏衛成恭妻楊氏李奎第妻衛氏崔起隆妻
余氏衛温賢妻王氏劉敬宗妻尹氏黃萬壽妻趙氏

王樓妻陳氏郭玉妻宋氏費永思妻閆氏姚震績妻孫氏陳克平妻王氏姚振權妻李氏周自讓妻孟氏昝濟文妻王氏孟可柱妻楊氏王子爵妻焦氏王興壽妻暢氏王子宰妻姚氏王治妻張氏許法妻常氏薛居安妻謝氏張億妻文氏備錄之以待女史之採擇馬楊常寅妻趙氏韓東壁妻賈氏皆以賢孝稱



同脩縣志姓氏

監脩臨晉縣儒學教諭楊澐丙子舉人　督工臨晉縣角杯巡檢常卜枚議叙　臨晉縣典史韓士鳳議叙　校正謝甡乙丑進士天柱縣知縣　謝體觀甲辰副貢施秉縣知縣　王雲程庚寅舉人　王追湛丙子副貢　郭帶淮猗氏縣廩生　採訪李作霖壬午副貢　林國棟戊子副貢　王闕庠生　姚方楞庠生　楊喬南庠生　荆廷漢庠生　郭靖廩生　王存第庠生　荆麟兆廩生　李士瑾廩生　王克秩廩生　李若拙庠生　段金堤郡廩生　李凌滄庠生　謝去疾廩生　薛承乾郡廩生　薛天相廩生　李自牧廩生　張曰珠廩生　王熙績庠生　衛聖道庠生　楊無黨庠生

蔡重茂庠生　籍學周氏

藝文敘

采王官圖集摟河汾諸老詩此藝文選也非藝文志也志者誌也誌之使人知所之也讀元素疏以之作氣讀涇野記以之養心讀介懲死節行

略且哭且叫忠孝之氣發勃然不能自已其他或有關乎政治或足補於風化或有益於閭學皆以備嘉言懿行寓區區竊取之義云爾若夫唫風弄月刻翠雕紅鏤名公之鉅篇

概從畧焉如有以掛漏譏者
請他日爲藝文選

藝文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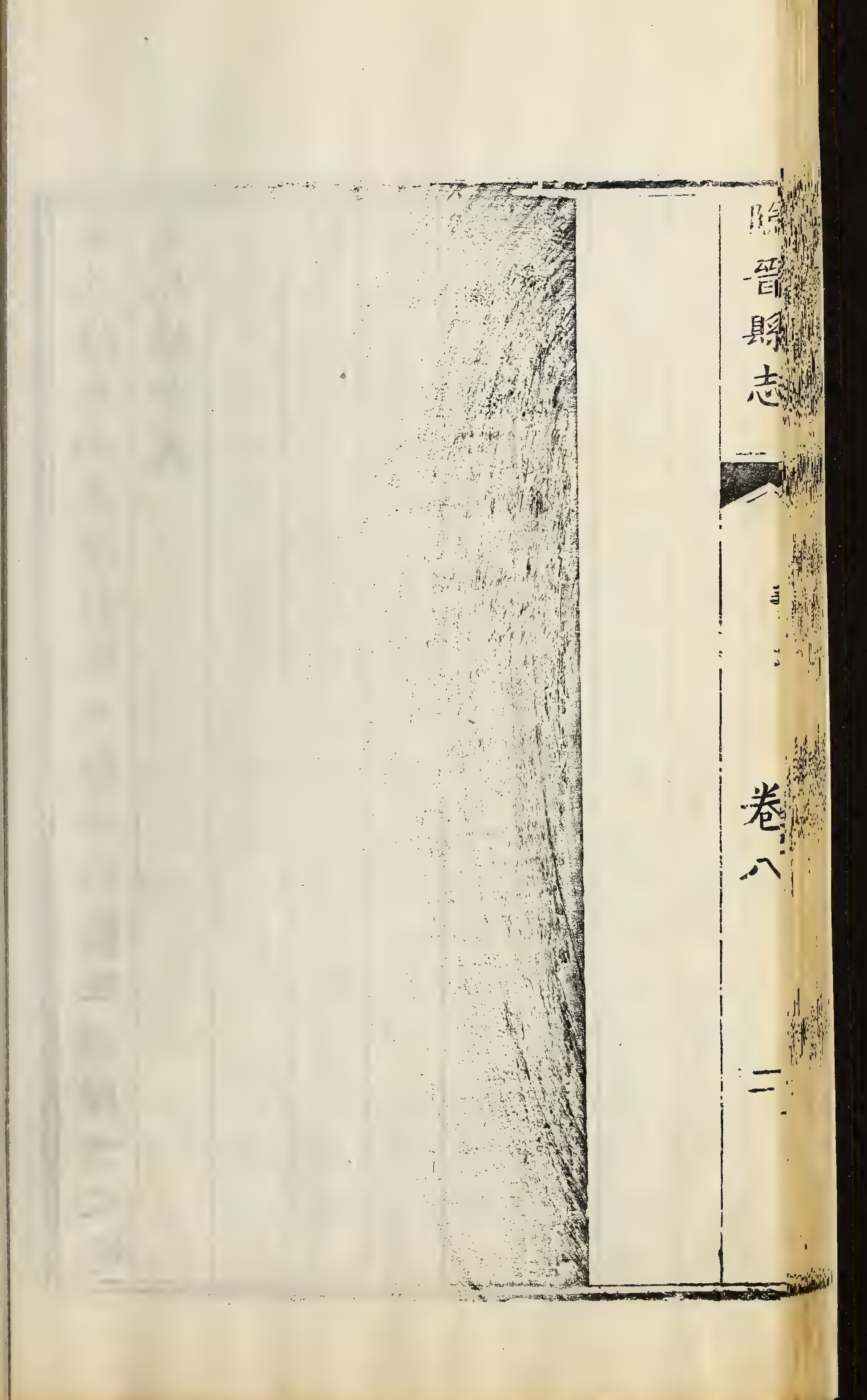
廬江王正茂彙選
受業太谷杜昌炎
陽城李誥　仝訂

諫修洛陽宮乾陽殿疏　張元素

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歛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搆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修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

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内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幸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二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撥其餘可知也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

未及隋曰而後殘創之人類亡國與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矣



重脩儒學記　　　　呂柟

慶陽丁君來宰臨晉政餘進諸生率勉淬勵以學宮圯且隘恐不足作士氣迺謀寮寀師生鄉士大夫改作焉學後空地久棄坑塹囑教諭李孟賢訓導張玗督平之遂移退省堂於此東西各增號房十五楹分為五聯後官廨改退省堂址為明倫堂两齋各增為五楹益以簷廊碑亭二在明倫堂前改明倫堂址為大成殿東西両廡聖賢像移置重飾神厨在東廡北倉庫在西廡北改大成殿址為戟門舊戟門址為櫺

星門外建坊二座儒學門三楹内禮門義路巡按萊
陽王公士英潛江初公啟昭相繼發贖金以助經始
於嘉靖癸未秋落成於乙酉春諸士子咸感德欲識
不忘乃問記於枘嗚呼士子之學與不學由上之人
振作何如也丁君往年遣其子與邑之二三子從學
於予今有此舉其志當不小諸士子其無負乎哉吾
聞之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能聞也既聞之患弗
能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
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

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諸士子之為學也能奉此三患存此五恥於以善俗於以康國以為士焉其丁君之志乎茍徒借為出身之階假為媒祿之計行與言違名與寔浮寧不有愧於斯建耶諸士子不見張元素乎唐太宗治洛陽宮乃上書諫止魏徵歎其有回天之力不見司空圖乎拜諫議大夫以不從借逆高卧王官時盜賊不入其谷兹二子皆邑人也其學術事業可與日月爭光況東有傳巖西有伯夷北有王通

相去不過百里諸士子倘有采於斯言則茲學也當與傳巖首陽龍門並鳴於世矣諸士子其無負乎哉

遊王官谷記

呂柟

王官谷唐司空表聖隱居之地前少參許君德徵所重修今臨晉尹丁君仲本增飾之招道流以居守者也往時諸友多言其勝涇野子至解之再月偕邱孟學往遊焉馬至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問即貽溪沿溪南行五里至谷口路多巉巖石磯馬丹柿赤棘夾路掛裳衣躑躅至先門伏馬而過道流引登高致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扶之而後能上見危閣焉道流曰上祠玉皇北過休休亭參拜表聖畢則日巳

暮迺北過了了亭飯於聚僊堂飯已有侯沂段綬兩生讀書於白雲洞中白雲洞者元孤雲子李了了菴所居以學休休者也臨石泉橋望天柱峰見羣山四周孫子環拱而此峰孤高揷天與故市街所望益不同蓋其峰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於石泉洞中洞在天柱峰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為小池欄干護焉寢洞談今古論經籍久而後能寐晨興瞻覿表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亭記迺知其抱經濟才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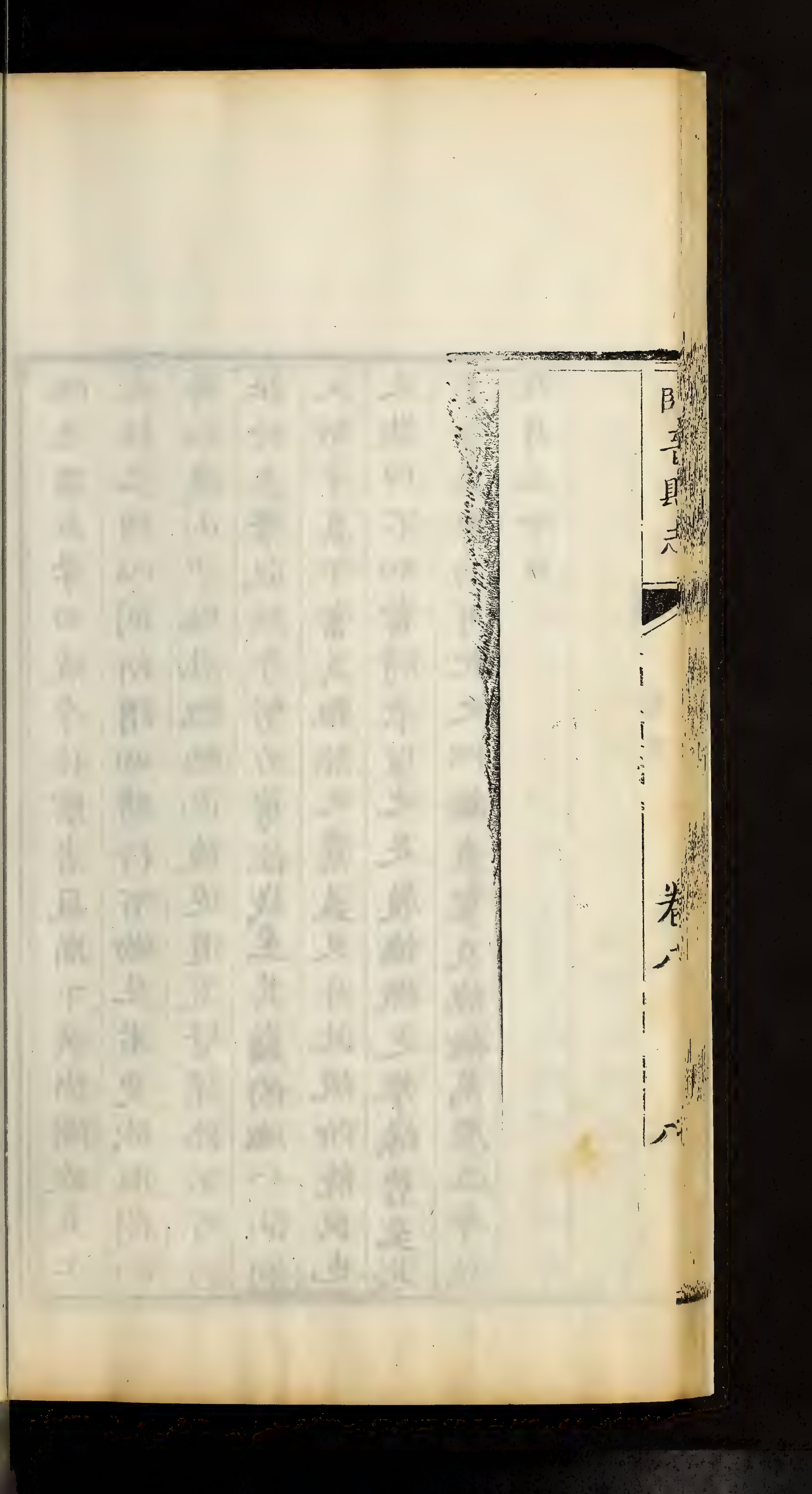
但未題耐辱居士則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詩皆有思致徘徊遲久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磑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豈秦敗晉師至王官時所遺者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下蒼崖觀雙人石石在天柱中西北倚峰而立上有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北望秦硯而欲濡毫者也或曰在天柱峰東者為真云道流又欲西觀藏雲洞北至蘆葦泉言洞常出雲而泉更甘冽為曾仙姑地迺未往直趋掛鶴臺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在其

左旁鶴二月来五月生子去有懸草眠跡爲臺東同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益突兀有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峰高接天之句欲東升以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迺歎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返坐聚仙堂而飯時已辰巳間飯已東遊豬耳山又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雷轟貌如雪舞瞻眺更久迺下崖旁流而行北至柿林臨流編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有僧在樹頭摘柿而落紅滿地吟興俱發恨筆硯少以一

筆蘸流中即磯石而膏之得二絶一律予得六絶兩生皆有一二絶僕人自故市沽酒者至道流菹以鮮蕨秋英迺滌卮澗中而傳酌盖不羨古流觴也遂北至觀泉亭則東西瀑布合流之地而前御史安陽張仲脩建斯亭以博養生之趣即表聖之濯纓亭地也徙倚移時詩成而還問脩史覽照瑩心九篇擬綸諸亭及一鳴䆗道流皆曰亡之矣迺謂孟學曰枘嘗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枘舊過聞喜以塵事問德徵時已休矣今見其所舉予見筊於德徵者

多哉遂歸息聚仙堂取宋御史壁間詩韻與孟學賡和之而後寢又明〻道流以予不至仙姑洞也昧爽取蘆葦泉中水煑豆粥佐以山蔌以餟予畢迺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柏檜交錯難進迺以手捫道流背一皂又以繩引道流手而後上至秦無隅塔前北望不見蛾眉坡是日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塔孟學歎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於時避世而至此耶則豈非時輔之失哉予笑而未諾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峰腰洞口俯

瞰逦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欲直上
天柱之頂以問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更欲取開山
斧以夷山中魑魅魍魎而後返道流皆謂路不可行
扯於衣帶脱然予努力勇往幾至其巔俯瞰八仙洞
又渺乎其下當其飄然之意蓋又非此流所能與也
又歎曰不知當時表聖之足履德徵之攀緣曾至此
否乎孟學曰可記之以諗表聖及德徵萬歷三年秋
九月二十日



一門死節六命行略　戚德

先祖戚公諱延年號玉山先外祖張公諱炳號廉崗先嚴諱文桂字子英號仰玉原籍俱平陽霍州人也德不肖生最晚宗祊之派莫知所出惟聞先嚴生前數言先祖與先外祖居同巷讀書同學激昂伉爽不肯向人作低回佖俔之色又雅同志趣先外祖長先祖數歲先祖以兄呼之先外祖年八十出遊客雲爲商不快去而明農迺寄籍於懷柔寅洞里東邰渠庄會先祖以吏員選官先嚴年方十四攜之入都先祖

知先外祖卜居郃渠單騎往會相見甚歡酒酣談欲
結姻外祖慨然許之既而曰煢煢一女不忍離家入
贅可也先祖亦慨然許之接先嚴至郃渠遂完婚年
餘生不肖德而先祖之官秦中先嚴復隨入秦無何
而先祖離任再歸郃渠年餘歿矣先嚴曰為外家營
綜廢務形神備瘁暇則手王元美廿史類編一冊於
石門大峪諸山朗誦高吟一日閱至秦檜害岳忠武
事倏而大哭倏而大罵耘田諸傭簇聚而聞之則為
諸傭述其顛末哭罵如初諸傭亦無不哭且罵者乙

丑之交璫禍肆起逆督閻鳴泰建魏監祠於天仙山縣令柳茂林以贊禮生強德德抗不爲動先嚴客語德曰兒不讀文文山正氣歌乎頭可斷祠不可拜也厥後縣令聞之幾成大禍族舅張履禎乘隙健訟年餘不歇數入都具告厰衛會熹宗皇帝崩乃免云德於庚辛叨中两試先嚴教之曰兒當學做人勿學做官德任山東滋陽縣先嚴就養癸酉秋南塲奸僞事露主試者爲丁進烏城私人也授意門生兖州府推官鄭光昌誣繕一疏將加功於先師姚現聞而文先

生湛持孔先生玉横皆與爲光昌出疏相商德勃然
曰此熹宗皇帝留佚之君子也大人將欲遺臭萬年
乎光昌唯唯僅出揭而已光昌考選有碍進訊其不
具疏之故而德禍從始矣甲戌夏御史嶧縣褚德培
給事沂州宋之普為其同門王國賓討補本府缺即
將二處新餉二萬有奇洒泒滋陽寗陽濟寗平陰等
七州縣德五具稟國賓再申文各院一移書褚宋以
去就争之會屯院蕭公奕輔駐節寗陽諸生譸哀公
閤於有若一章聲淚憤集終有留忠良除狐媚諸語

蕭怪焉向守道湯道衡巡道冐公起宗訊之湯噤不
發聲冐公獨正色答曰諸生為滋陽伸正氣耳時王
國賓在坐幾無人色次日曲阜謁聖廟七處士民千
餘環德而拜去國賓僅數十步耳德固知禍不可觧
回家以辭官禀先嚴先嚴教德曰兒兩舉差快父心
殺人媢人仁者不為况代奸臣殺善類代惡宦殺萬
民哉有榮有辱無榮無辱但皃告之父矣可不謀之
師友請之上官乎德遵父言商於先師姚現聞同年
馬君嘗辭官於直指王公邦桂者再王硬駁以安身

無恙師友力勸以清議有歸後院禹好善先巡漕時以薦烏程之弟育仁甚獲罷愛而總憲唐世濟本烏程同邑至戚山東按差挨次應屬金公先辰乃易為好善又王國賓同府人也入境特參夫前院薦德在十一月後院劾德在十一月且好善巡漕曾薦德在十月一季之間貪廉易位薦在前劾在後奇矣況劾之人又即薦之人乎則愈奇比德奉旨拿問前曾具天變可畏一疏通政抑不與上而按察之逮者至矣按察為顧元鏡布政為勞永嘉俱係烏城私人哀哉

德也素忌於温史開釁於李王上寵以顧勞中間之
褚宋即錢鍊成身其能當八小人之磨牙淬劍乎德
赴部在乙亥四月十四日一家哭聲動地天日為昏
覔畜長往時或父子終日不食先嚴坦坦自如無幾
微見於顔面德申理前疏真情使老母入都寔先嚴
主之即德具辯疏者七次先嚴寓居順義草稾無不
見也德一杖於錦衣衛鄒大金吾薄責細訊杖罷涕
出再杖於西長安門外董昆則色色加功去死無多
三待杖於右府成安伯為右簽書恨德襯政時揭其

受人投獻奉旨罰俸且承烏程意送監盖從無此例也德出監在八月十五是日敵攻順義城破之前此先嚴令僕輩預懸數十繩套於屋梁又潛掘一大窖於屋下勢急矣德六妹季白跪告先嚴令匿入窖内先嚴不從曰諸婦牽連在下我兒我兒老父豈以顛沛違禮節哉未幾敵排門而入向先嚴索銀先嚴以魯王歷賜銀盃三十餘箇付之不爲止先嚴仰天大罵以首觸之曰速殺我速殺我因遇害德六妹夜半賊去始知死狀哭曰父死矣我何用生爲德二妾蕭

氏童氏又哭曰翁死矣我何用生為相繼自縊死德妻劉氏先勒幼女二小死旋自縊被惡婢捨兒者解救勸阻得不死德是月二十四日徒步入順義城夜下二鼓聞哭聲壯烈宛若先嚴三更方止幸老母入京看德第七妹並德一長女大小曾另避深山俱免難焉耳時烏程囑成安解役星火催廹一家六命僅以楊柳作棺浮寄家園不肖已為府差刻逼西邁矣後德妻畢竟以王國賓懸坐賍銀六千七百有奇義不受追呼縊死時當五月閒傳聞尸香三日焉越二

年同門在京者王三山詹月如高鷺磯楊無山吳永調諸年兄僉同先師華公禾齋之命醵資助塟姚師崑斗首捐十金而從不識面諸君子如黃公石齋李公括蒼馮公鄴仙王公介清周公仲馭曹公履垣靳公冽泉陳公幾亭咸來助之同年兄吳駿公楊機部王炳蔾葛錦閬吳門姚世兄文初梁溪布衣黃公諱繼祖者又咸來助之約賻金一百九十有奇六柩始得歸土而不肖德罪惡通天未獲生代父命以死塟憑父柩而哭行且靦顔旅瑣食息歲月天地閒有是

人是子乎日者聖鑒旁達原赦有路會當曲沃之行夜宿楊生瑞瓜園伏枕摹文淚浹席上先嚴諸泛泛小節槩不欲書止敬舉其大者惟德本不足採伏乞當代儒宗鴻筆君子念襄事古處之誼憐先嚴殉難之烈哀一家六命刀頭雖經總緣不肖不肯降首俯從殺人媢人之事故傾陷至此或表傳誄輓垂賜片言以昭不朽哀哉哀哉今而後知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優孟之言固當官之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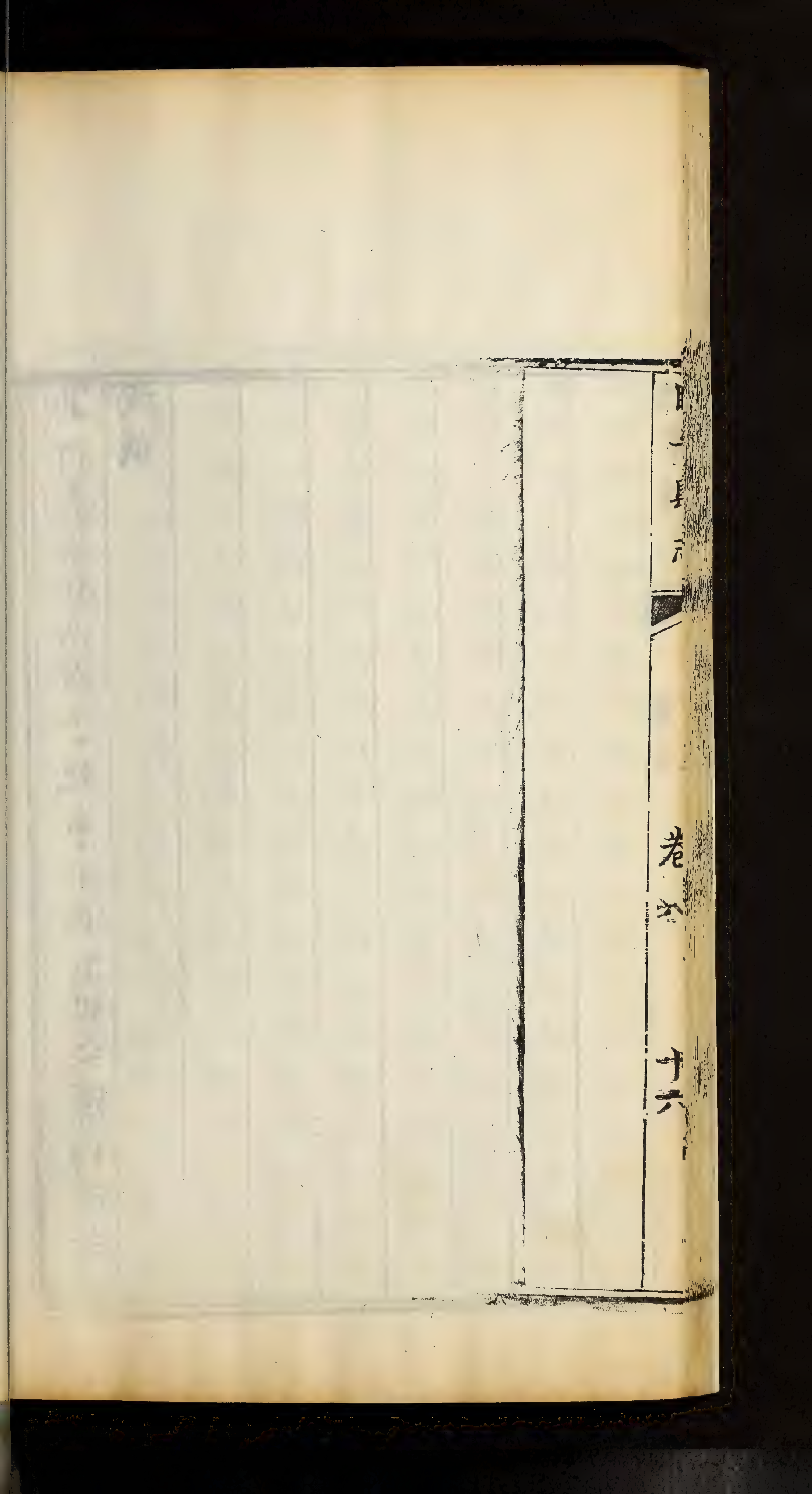
雙烈井碑記

石博

甲申之變姚門胡氏李氏死於井有司上其事撫軍表厥宅里名井雙烈胡廩生姚在陛妻李其媳也庠生巽宸妻余惟節烈之美非不脩乎德者所能出也方闖氛飈蕩深閨避影之人一旦塵奔露竄冀倖生全遭攫搏則弱質不復自主因之破腦刳腸投崖蹈火揆之旅舍引臂輒自斷腕之義目為不瞑矣而胡李度造次顛沛中必無自全之術姑語媳曰難將及與辱身無寧捐生不愧天壤也授乳婦以襁褓自溺

於井媳趨繼之冠去家人縋尸出面如生村男女皆羅拜嗚呼死得死所死且不死矣且夫兩烈婦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夫人而知之而先事見幾違衆不惑智之大者所出也夫人而知之乎視冥冥如歸棄呱呱不恤勇之大者所出也夫人而知之乎余故於其死不以慷慨引決盡之而曰非不倫乎德者所能出也抑釋名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字林井以不變更為義易曰改邑不改井烈婦何不可死而死於井固有所取義乎後之飲斯井者顧井所由名無不思潔

其行義安在兩女子死事不與百世之澤同流芳不竭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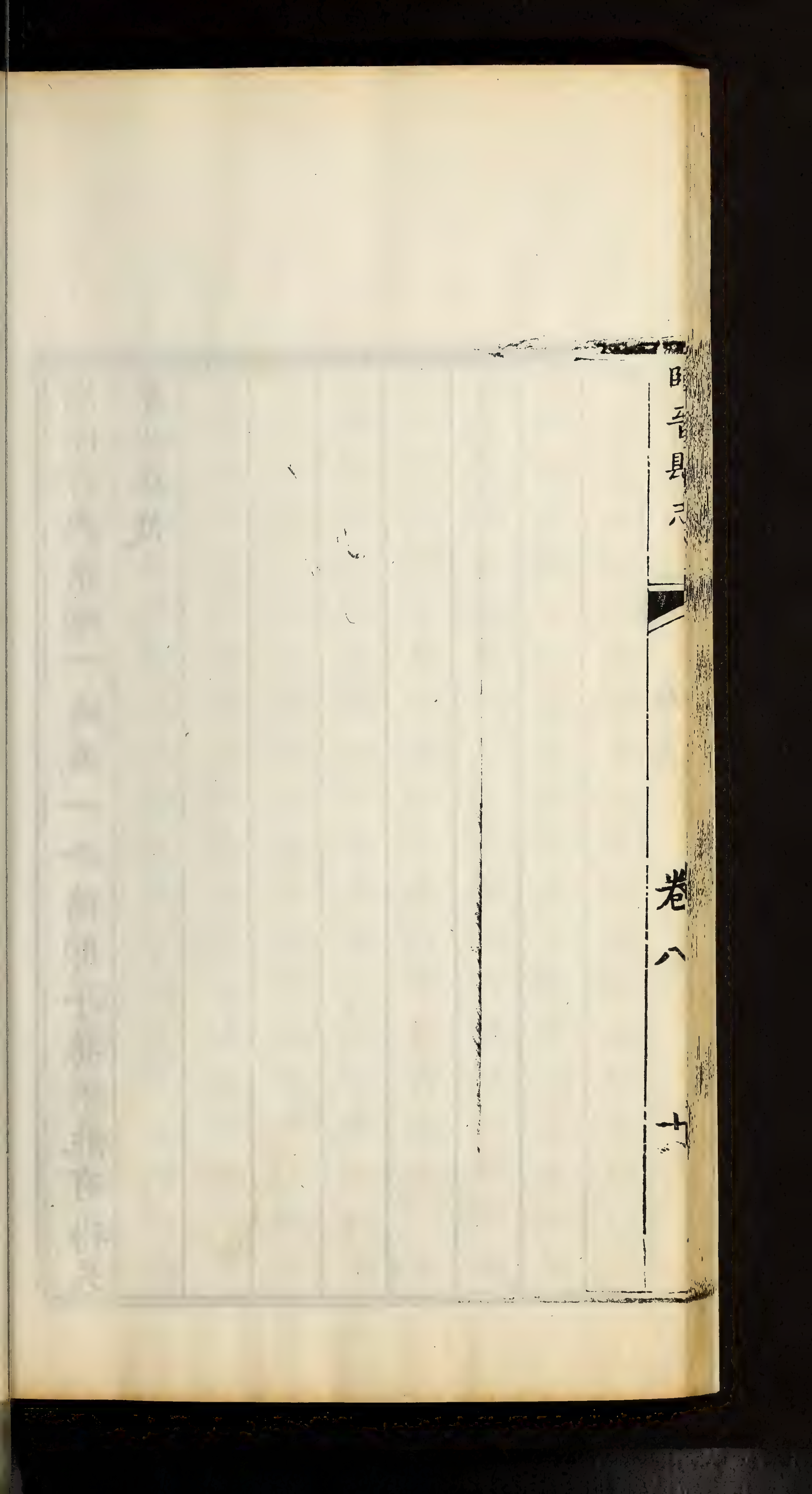


重建司訓署記　石博

司訓廨署圮丁巳秋余初受是職僑居已未居停復毁於雨邑宰為調匠役余捐俸庀材經始於庚申秋落成於辛酉春舊堂址畸左徙而中處之視舊模髙數尺附以耳房古槐左右列啟門向衢無有隐蔽門左右為小室居役取道堂西而入為北房五楹東西南房各三楹鑿時習齋東壁安戶牖達明倫堂補屋於北別為一院堂東為厨厨之南舊堂基也其外廟寺巍峩古柳參差有園林之致負槐作亭蒔花竹

其中東向牖墻遠攬益勝南則為廐為僕舍廐前有隙地居民輸官私據余授價復之鑿井得泉滌圃作場為穫稼灌蔬之所是後也基以瓴甋壁以柱礎椽必合覆為樸為堅皆歷年久遠計或曰傳舍也以子之絀於財曷為是舉余曰唯唯否否夫皇皇財利者庶人之行也孜孜興事者君子之志也位卑才鈍不獲宣猷奏績為君子沒齒聲豈遂碌碌俯仰惟利是事以庶人自處哉且自余復是官俾是官永得所居百世後將見余用心焉以視世之登登馮馮輪奐

焉僅肩輿隶燭一過或一二傳即子孫不能有得失
果安在哉



遊五姓湖記　[illegible]

太守周侯濬湖之三年余與浙東胡稚威及周侯永濟萬泉二明府泛舟於湖是湖匯永臨虞三邑之交南浸中條比接桑泉東受姚暹渠鴨子池諸水西抵趙伊鎮輸於涑水周環六七十里五老諸峰倒影其中孤山峨嵋岡遠空涵翠復映帶之十月二日余與張畢二明府先後至湖已而周侯自虞鄉郜來與迎胡君達湖上當是時漁人篙工及湖山農民百數十人咸艤舟以待明日登舟由南岸放乎中流綠嵐微

暈紅林未脫風平煙淨湖光瀲灩白雲橫抹橋影參差已而扣舷載詠舉酒相屬高讌轉清極望曠渺樂可知已漁人農父有歌於舟中者隸卒按拍吹笛和之漁之桑流而施罛者罛聲與歌相答也周侯推酒饌以餍耕牧之民俯仰雲水四顧洲原為說鄉土山川風景之勝晴雨桑麻伏臘賽酺之樂移舟促棹酒酣耳熱雜引杯觴高索果栗若不知有太守者鳧雁驩聲林木交舞日暮影轉夷猶不厭夫守土不可以遊覽為事彼其部領文奏一日之翫則廢之矣矧其

朱幡皂蓋鹵簿騶騎於山水之趣何有哉謝靈運泛
麻源山簡醉高陽池吾意其掾吏猶苦之爲之民者
顧安所得共焉如使僕僕鑿山谷供帳具則民不利
有風雅之使君可知也至若逸人畸士往往幅巾竹
杖喜自放於山巔水湄之外一遇達官畫舸鼓吹則
有款乃一聲棹烟港荻浦而去耳夫又安從致之然
則周侯今日之遊其何以爲此樂也昔湖當盛時環
陂皆樓閣臺館桃李霞綺酒旗歌管晻映簇集湖之
淤且涸者今百餘年周侯疏湅水併湖瀦之今之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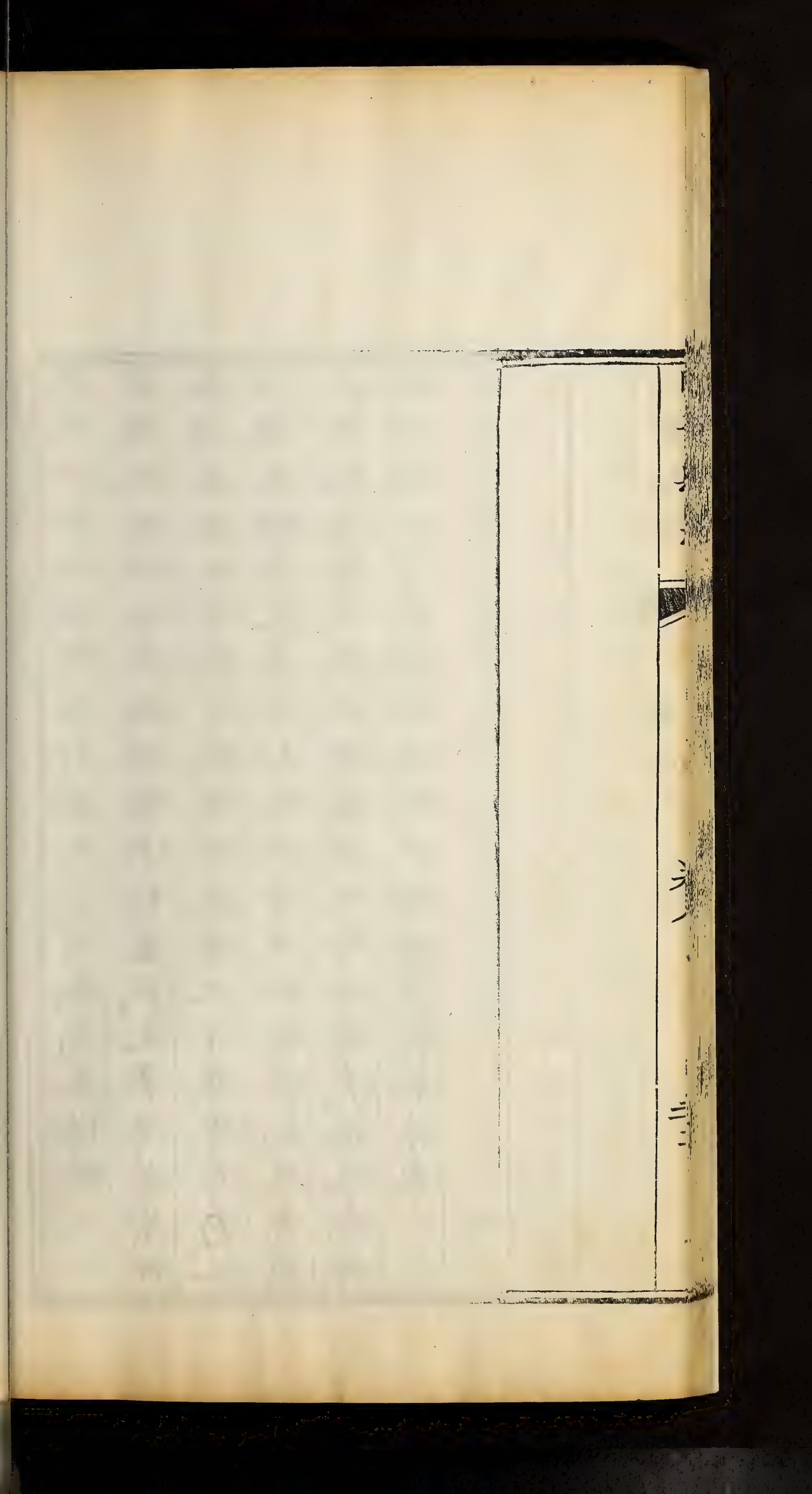
波瀠漾彌望浩森者周侯力也茂有菰蒲溪有葭葦魚鰕之產歲千萬石湖之民擔而弋其利者倍禾稼之入扶老艾抱孩稺熙熙於山色湖光之中者朝夕徧焉乃今周侯得一遊遊而山農澤甿益得有其樂然則湖自周侯始湖之遊亦自周侯始雖謂周侯治蒲如斯遊可也

五姓湖記　　周景柱

湖當臨虞閒環迴數十里古所謂張揚池也五姓不知何以稱或曰昔湖有五姓漁者因以名余少讀漢書曹參韓信攻魏將孫林遫於東張未識其地後讀水經注始知為涑川所經因考地志湖接桑泉帶劉首面中條空浮翠涵景象多有往往想見其處乾隆壬申自甯武移守蒲以事往臨晉得至湖所湖人云前時環陂皆樓閣亭館雜樹桃李丹綺照耀酒帘歌筝遊者簇集波光渺瀰吞漾雲日烟艇往来泛狎鷗

鶩光景良勝今湖就涸者久佳賞罷矚曩昔殊異惜
予不及見然漪吹練瀠猶足悅心目曠志趣盖山西
諸郡多叢山廣原陂澤川池所在鮮少一日得此江
鄉之思悠然自生至明年水之涸者復生又明年方
有事涑姚之渠遂并湖瀦之浩淼彌望浮碧無際湖
中有堤橋影參差樹色映掩行人往来儼若圖畫湖
先多魚既涸故民失網罟利及是水日盈魚愈衆癸
酉歲衆師棹入者舟數十比甲戌已百餘今年乙亥
且二百盖合臨虞永三邑之人皆往焉四方諸郡或

先賦以金而後償魚計其利歲可數萬夫陂鼓鴻郤
黃鵠託歌練湖既復懽傳丹陽盖民之畏奪其資而
喜得其獲也左傳言衛文公元年三十乘季年乃三
百乘今湖魚之羨有似於此予又以喜其利之無窮
若夫移畫舫泛清泠擥蒲荷之芬芳狎鳬鴈之翔泳
太守得以官政暇餘與邦人相徉其際猶未也



復涑姚二渠記　　胡天游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域北汾南涑涑自唐都督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溪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於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時永豐渠舊而酈善長謂涑水西逕卿瑕又西南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二渠源瀆山谷悍拗泥沙時時壖不循其理久益為變暹徹所以絛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

史書稱名匆絕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瘉甚而張澤者即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為湖變其名五姓湖故豬渠郵以輸河涸數十載鯁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閼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噓漲鼓怒涑衝漼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撼郭邑因飈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踔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為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涖蒲三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寗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糈咨

畢安猶若未者且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却菑底

輯使無濫沇川瀆順性歲種時慶經務之要莫急且

先迺名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

世世於是計涑與暹渠左右夫家其田漑潤得及者

率戶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為解州以畀其

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董其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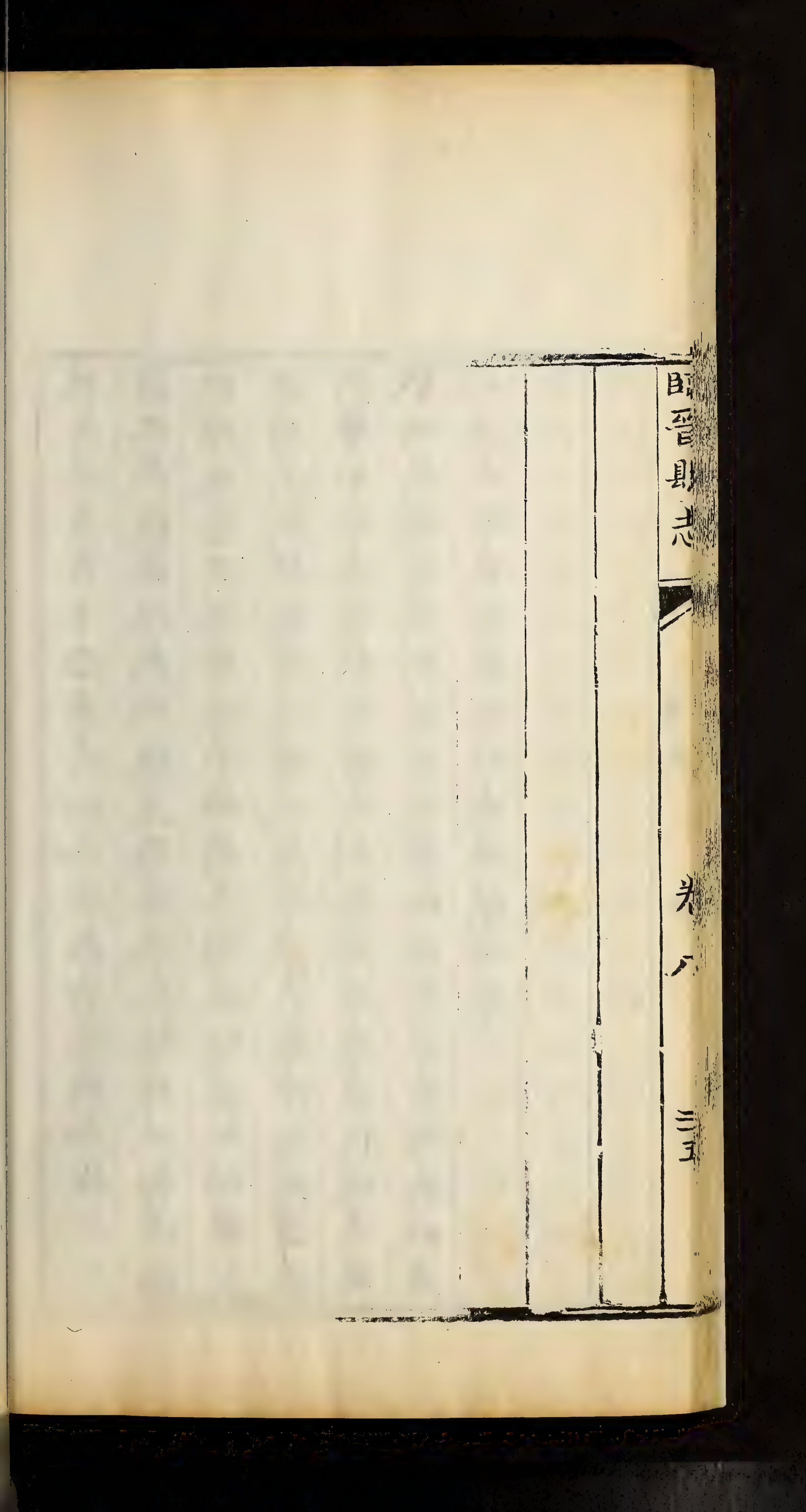
分主之以為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迺畚迺鑁

迺疏迺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月成自

解安邑屬蒲永濟三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傑傑式

砥式遏而邸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庳異時涑横擣入里為巨浸狂溜勇淘地益底深岸高下絕懸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此涑要害如軍陳攻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其亾門卒杜服上為其堤崇築加仞厚固彌鞏責官吏以時衛於是憤帖欝宣潦縮其暴乎野者壤出其淪於墊者昔若食得饐茲委壑如紡土燥厥稱復於田耕塗懽里歌忘其恐懾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渠所勞其人勿怠日夕既訖徧酒肉賚賜慰遣焉悅以先民

佚道使衆君子於事有如此今夫去疾病而復於壯
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謂復城郭道路
陂澤隄渠其既廢而治興爲之謂復修其圮功攘其
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大庸予諗斯謀美
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德恊慮康阜民視遐萬
徽所爲猶有尚思揚其光嘉昭無休且告繼爲政者
師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績毋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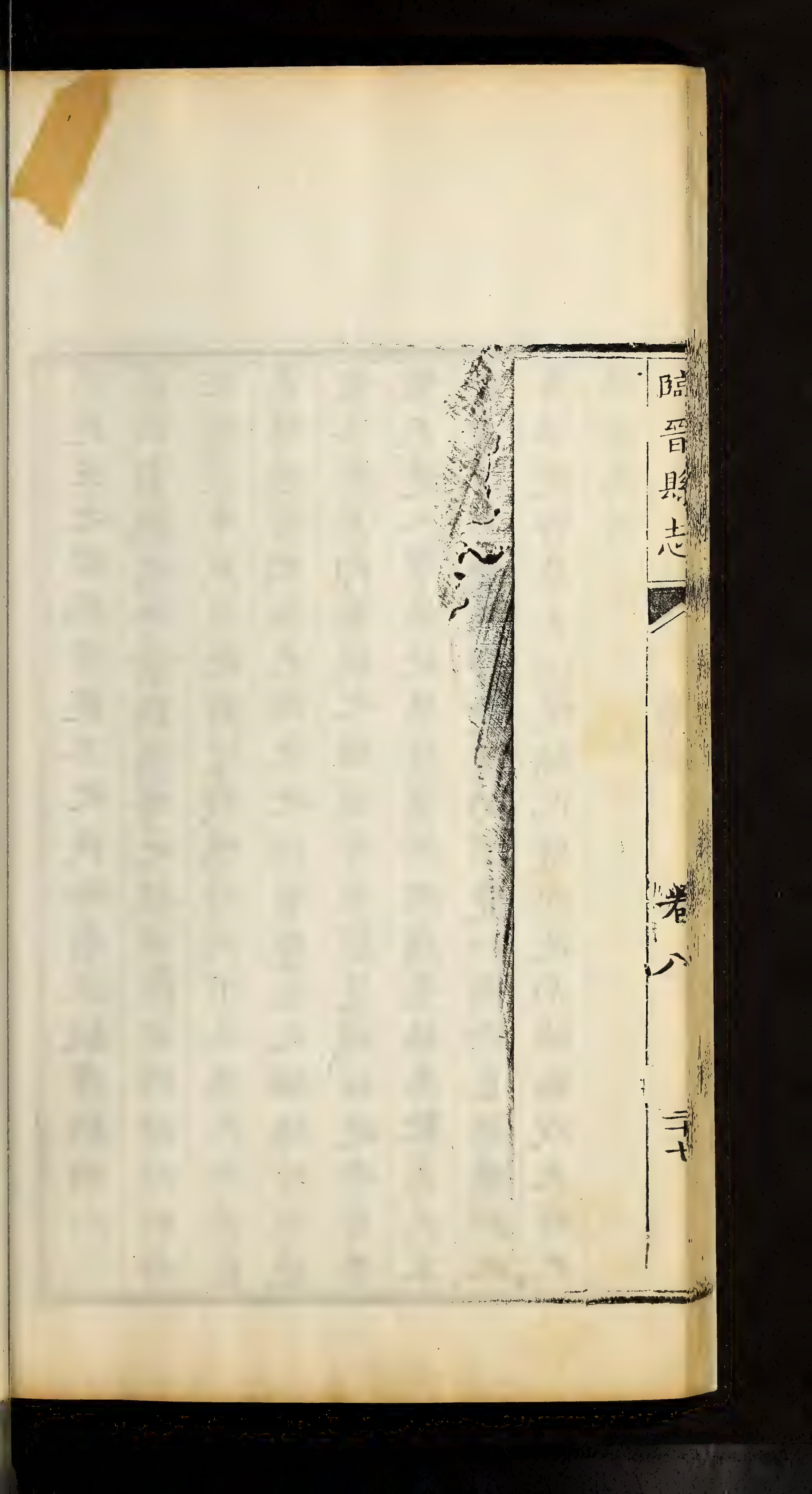


介右人史畧序　王恭先

古史之體春秋而已自子長變編年為紀傳作者代起皆祢史記也第稱文繁學者難徧識溫公通鑑出而全史并包編年之體亦復議者謂於春秋勸懲之法有未盡合者紫陽踵其遺書更立義例綱舉目張經傳之骸備矣自是史鑑分途隱栝舊史若東萊詳節是也攈摭綱鑑者鳳洲會纂是也乃若鎔鑄經史會歸綱目采擇博考覈詳則介子右人史畧一書深得溫文二公心法右人家富遺書能力學窮考盡氣

志不少休是書首於帝王著統紀后妃諸王以次附分封侯國又次之僭國藩鎮簒賊叛逆莫不識其始末正以功罪至於漢壯繆侯之死也則書曰吕蒙入寇江陵守將關羽自攻樊還死之因事表心特異舊文則亦綱目特書之變例也夫代不能有治而無亂也統不能有正而無閏也世儒不察妄測天命以河汾之賢其作元經也曰春秋抗王以尊魯元經抗帝以尊中國斷南北之疑挈正統而歸於拓拔氏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斯言誖矣且彼劉石苻姚何一非

居先王之國而子先王之民即宋王欽若撰册府元龜以宋魏書中索頭島夷之號事涉不經請詔削去詎謂文中見出欽若下哉嗚呼天下之生久矣紫色鼃聲餘分閏位天故生之以資聖主之驅除作者能究心於此即無統之國亦有樂歷篡賊叛逆亦有年號天道人事倚伏乘除莫不默應皇極之數蓋天不變道亦不變天即變道仍不變如斯而已然後知此書匪徒粹羣言以便誦也嚴理欲而昭勸戒大經大法存焉矣



泌水贈別詩序

李世悳

泌水蓋沘水之訛云陳與宛不相蒙好事者往往辨之然附會已成攘奪之陋爰及形勝遂使居是邦者不得不篤信詩人於是樂飢之旨相奉為此中治譜矣僕既慵且拙器用不適於盤錯非借空山茂草之靈將有不可以慵不可以拙者雖欲策羸茹糲待罪於七年之久其可得乎然則泌水未嘗負僕僕寔負泌水矣倘以不溫不飽之隙尋怨於荒殘亦將絃歌有知得以非夷非惠之身過督乎户素竊念三河風

雨四野烟霞以僕雄長乎其間邀有歲月當其西臨上陌指顧隆中躬耕之廬若遠若近其南則盤山峩然淮水蔡水所從出也北眺仙陂煙水蒼茫召父之利賴猶有存者東歷沙河訪吳砦之舊址思雪夜之勛高慷慨奮徃聽事西偏閒嘗運甓誅茅闢有半畒之宮上棟下宇花明竹翠主人日高而起脫巾忘盥飽園中之杞菊聆樹上之禽言坐於斯眠於斯咏歌於斯種種領畧不減柴村清興長吏俗人徒虛語耳古之出而仕於四方者每樂其風土而寄氏族長子

孫焉不僅卜桐鄉俎豆已也舊游眷戀夢魂以之人情不遠如是僕旦暮舍此而歸矣君子之於人也相別而贈以言山川草木物寔有情而臨岐默默忍乎哉故凡七年中耳之所聞目之所覩足跡之所涉懷想之所存各為刻畫以當扳條之義百首成數也郎有漏於百之外與冐於百之中者可與言而不言不可與言而言君其問諸簿書

跋疆域篇後　　謝體觀

臨邑之未分也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蓋古子男之封也雖地當孔道輪蹄絡繹而候人之需供給不匱則以膏腴之田多在邑南以兩邑而應一驛宜其然矣自前宰劉君政令嚴酷赤子獸駭萑苻告警遂使繡衣持斧勦撫相機分縣之議於是而定夫民之變也非地勢遼濶鞭長不及縣馭之不得其道也聞劉君將陞廳事先飲醇酒數斗箠楚亂下受杖者血污淋漓街衢殷紅至鋌而走險受誅者七

八人而劉君亦為荒谷之莫救矣身亾邑蹙能不痛恨於曩昔哉

重修學宮記　　李詰

盧江竹崕夫子蒞臨三年政舉倡成士嚮民歓乃庀學宮五旬而竣夫學以興教政之本也昌黎守潮增學舍明道令晉城廣鄉校近之令自視若傳遽臣又朝夕租賦簿書期會之急語以興學育士不以為故事則曰志未逮也嗚呼啜膏粱最藜藿固人情哉憶夫子蒞陽城拔諸生尤者舍以高館訓以嚴師養以厚餼暇則進於廨陳說邑之利病繼以文事〻授指畫妙思逍遥溢氣坌涌時既久出酒肴果栗相勞如

慈母哺子喃喃口不休士子忘其為長官長官亦自忘也高讌轉清擊節未厭自暮達旦猶不欲歸學之生徒有不獲侍坐者則以為悵或曰陽僻而簡夫子得以暇接士而抑知不然昔陽明平宸濠左旋麾而右鐃鼓猶日與其徒講不輟臨當九達軍務方勞夫子手一編得英才樂鄰邑人士皆奔走自奮扳援而來吾夫子乃相與訂射飲論婚喪明祭祀訪農田水利之脩當事或迂之而夫子曰政不廢學以益吾政故凡有興革犁然人心學校之修其一也然而此其

本矣誥在陽得誨深今更從事於臨臨之人願與誥
誌之因誌學宮以誌夫子



